



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集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林陵譯

時代書報社

2

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集(2)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林 豐譯

時代書報出版社

一九四九年

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На всякого мудреца довольно
простоты

— Комедия в 5-ти действиях —

Перевод Лини Лиць

Шанхай

Экста

1949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著	者	奧	斯	特	羅	夫	斯	基
譯	者	林						陵
行	者	羅			果			夫
發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總								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ЕРОСНРВСО（五七〇〇西四）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版（4000冊）

· 時代出版社刊行 ·

俄羅斯大戲劇家
奧斯特羅夫斯基研究

文 寶 羅 林 說 合 編

十六開大本 · 計繪萬字

奧斯特羅夫斯基戲劇集(1)

沒有陪嫁的女人

梁 香 譯

· 高 爾 基 戲 劇 集 ·

小 市 民

林 陵 譯

索 莫 夫 及 其 他

林 陵 譯

· 蘇 聯 戲 劇 家 譯 記 及 書 ·

史 達 著 全

社 雷 林 著 高 洪 譯

葉 德 藝 洛 娃

社 雷 林 著 尚 寧 譯

史 達 尼 拉 夫 斯 基

伏 爾 柯 夫 著 朱 文 譯

葛 米 羅 維 奇 · 唐 慶 柯

馬 爾 柯 夫 著 朱 文 譯

· 前 人 ·

侵 略

李 翁 諾 夫 著 林 陵 譯

俄 羅 斯 人

西 亞 諾 夫 著 白 冰 譯

戰 線

柯 爾 德 曼 著 孫 文 譯

赴 蘇 使 命

柯 爾 德 曼 著 孫 文 譯

俄 羅 斯 間 題

西 亞 諾 夫 著 林 陵 譯

花 園

伊 里 英 可 夫 著 林 陵 譯

日 丹 諾 夫 論 文 學 · 藝 術 與 哲 學 諸 問 題

孫 文 著 梁 香 譯

★

人 物：

葉高爾·德米特利奇·葛路莫夫 (Егор Дмитрич Глузов)，青年。

葛拉菲緬·克里莫夫娜·葛路莫娃 (Герафима Кримоновна Глузова)，他的母親。

尼耳·費陀謝也奇·馬瑞葉夫 (Нил Федотич Мараев)，富翁，葛路莫夫的遠親。

克列奧派特羅·耳伏夫娜·馬瑪索娃 (Клеопатра Львовна Мамаева)，他的妻。

克魯季茨基 (Крутицкий)，老人，一位坡人。

伊凡·伊凡內奇·高羅杜林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Гордунин)，青年要人。

索菲雅·伊格那耶夫娜·麥魯西娜 (София Игнатьевна Турусина)，富商，貴婦人，商人出身。

瑪惠卡 (Машенька)，她的姪女。

葉高爾·包西里奇·庫爾索夫 (Егор Васильич Курсов)，驍騎兵。

高路特文 (Голутвин)，無所事事的人。

烏蘇士 (Усуп)，忠實算命和預言的。

女兵吉里。

女食客乙。

馬瑪葉夫的僕人。

克魯季茨基的僕人。

葛利高利 (Григорий)，屠魯齒娜的僕人。

第一幕

一間清潔、傢俱精美的房間，一張書桌，一面鏡子；一扇門通內室；右面另外一扇門是出口。

第一場

葛路莫夫和葛路莫娃（在右後）

葛路莫夫：（在右後）。那來的話！別說了！^①不顧一切去做，不就完了。（從側門裏走出來）。告訴你怎麼做，就怎麼做，別多發議論。

葛路莫娃：（從側門裏走出來）。你爲什麼逼着我寫這些個信？我實在受不了。

葛路莫夫：寫吧，寫吧！

葛路莫娃：有什麼用處呢？人家反正不會嫁給你的。屠魯蓋那有二十萬陪嫁，有門第，交際又廣，她要配公爵，配將軍呢。連庫爾恰葉夫都不肯嫁；我爲什麼把各種各樣的壞話和謠言去陷害他呢，陷害這個可憐的人呢？

① 原文是「還有這個話！很需要！」是說的反話，恐不易理解，故改如上。

葛路莫夫：比較起來，你究竟可憐那一個，可憐我呢還是驕騎兵庫爾恰葉夫？他要錢做什麼？他反正是拿錢去打牌，都輸光了。你還心疼地說什麼：我是把你當心窩裏的寶貝的呀。

葛路莫娃：要是有用處就好了！

葛路莫夫：這已經是我的事情了。

葛路莫娃：你有沒有什麼希望呢？

葛路莫夫：有。媽呀，你是知道我的；我聰明、狠心、妬忌；完全像你。直到現在，我做的是什麼？我轉起頭來，給全莫斯科寫諷刺詩，自己却什麼也不幹。不，夠了。對於蠢笨的人不應該笑，應該會利用他們的弱點。當然，在這地方是昇不了官的，要在彼得堡才能昇官成事業，這地方不過是說說話而已。不過就在這地方也可以弄到一個溫暖的位子，一位有錢的太太，能這樣，我也就滿足了。靠什麼出人頭地？並不都是靠辦事，常常是靠說話。我們莫斯科人喜歡說話，對於這種空口說白話，我還會不成功嗎！不會的！奉承有權有勢的人我也會，我能找到撐腰的人，你看好了。去惹他們，那就太笨了，應該不顧一切地，大膽地給他們拍馬屁。成功的祕訣就在乎此。我先從並不是了不起的人，從屈居西風一團子裏的人下手，幹起來，把他們要的一切，都從他們身上擠出來，然後再往上爬。你去吧，去寫吧！我還有話跟你談呢。

葛路莫娃：求老天爺幫你忙！（下）。

葛路莫夫：（坐到椅子上去）。把諷刺詩扔在一邊吧！這一種詩，除了

● 原文是「我是把你捧在心窩裏的。」

的處之外，不會有什麼好處給作者。還是來弄弄歌功頌德的玩意吧。（從口袋裏摸出一本簿子）。心裏所掀起的全部怨氣，我都把它推銷在這本日記簿上，嘴上却只留下甜言蜜語。我獨自一個人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記下人類卑鄙下流的編年史。這稿子並不是預備當衆公佈的，我一個人又是作者又是讀者。等我在穩固的基礎上紮下了根之後，隨時可以拿它出來消遣消遣。

（庫爾恰葉夫及高路特文上；葛路莫夫起立，把簿子藏進口袋裏。）

第二場

葛路莫夫、庫爾恰葉夫、高路特文

庫爾恰葉夫：Bonjour! ☺

葛路莫夫：歡迎之至；有何見教？

庫爾恰葉夫：（坐到桌前葛路莫夫的位置上）。我們有事相商。（指高路特文）。就是這位，我來介紹。

葛路莫夫：我早就認識他。你介紹他做什麼？

高路特文：你的口氣有點使我不開心。哼。

葛路莫夫：那只能隨你的便。兩位先生，你們大概吃了一頓很不錯的早飯了吧。

☉ 法文：「早安」。

庫爾恰葉夫：有點小事情。（拿起鉛筆和紙來，不知畫些什麼）。

葛路莫夫：可不是，看也看得出。兩位先生，我沒有多少閒功夫。有什麼事？（坐下，高路特文也坐下）。

庫爾恰葉夫：你有沒有詩？

葛路莫夫：什麼詩？你大概走錯了地方吧。

高路特文：沒有走錯。

葛路莫夫：（對庫爾恰葉夫）。請你不要糟塌紙！

庫爾恰葉夫：我們要諷刺詩。我知道你是有的。

葛路莫夫：什麼詩也沒有。

庫爾恰葉夫：噯，你別說了。大家都知道。你給全城都寫上了。他想做幽默小報的記者。

葛路莫夫：（對高路特文）。原來是這麼一回事！你以前寫過沒有？

高路特文：寫過。

葛路莫夫：寫過什麼？

高路特文：什麼都寫過：長篇小說啊、中篇小說啊、悲劇啊、喜劇啊……

葛路莫夫：那末，怎麼樣呢？

高路特文：噯，什麼地方也不登，無論如何不肯登；不管怎麼樣懇求，沒有代價，不肯登。我真想給點事情出來。

葛路莫夫：還是不肯登。

高路特文：我倒要試試看。

葛路莫夫：這不危險嗎？

高路特文：危險？怎麼樣，會打嗎？

葛路莫夫：客氣。

高路特文：是的，據說，別的地方是打的；可是我們這裏好像沒有聽說過。

葛路莫夫：那末你寫吧！

高路特文：打誰寫起呢？我誰也不認識呀。

庫爾恰葉夫：聽說，你有一本什麼日記，把大家都抽筋剝皮地寫在上面。

高路特文：是呀，對了，拿來，把它拿到這兒來！

葛路莫夫：哼，怎麼不給你！

高路特文：我們來把它出版。

葛路莫夫：我什麼日記也沒有。

高路特文：哦，倒會裝佯；還算我們的老大哥，伊薩克[●]呢。

葛路莫夫：我不配做你們的老大哥，也不是伊薩克。

高路特文：我們可以靠它撈點錢……

庫爾恰葉夫：是呀，他真需要錢。他說，「拿別人的錢喝酒；我要寫文章！。他把這叫做寫文章。倒請你說說看！

葛路莫夫：我聽見，我聽見。

高路特文：沒有材料。

庫爾恰葉夫：你看，他沒有材料。給他材料，讓她寫文章。

葛路莫夫：（站起來）。喂，別糟編紙！

庫爾恰葉夫：啊呀，別說了，這有什麼要緊？

● 伊薩克即舊約聖經中的約瑟，對兄弟極其幫忙。

葛路莫夫：你在這裏畫什麼大公雞呀。

庫爾恰葉夫：你弄錯了。這不是公雞，是我可敬的叔父尼耳·費陀謝伊奇·馬馬葉夫。你看（畫完），真有些像，並且雞冠也像。

高路特文：他是一個有趣人物嗎？比方說，對於我？

庫爾恰葉夫：很有趣。第一，他認為他比什麼人都聰明，無論什麼人他都要教訓。用不着拿錢包餵他，只要向他請教就行。

高路特文：那末就在這隻公雞的下面刻個字：最新自修讀本！（庫爾恰葉夫題字）。我們就拿去印去！

庫爾恰葉夫：不，不要，寧可是叔父。（把那張紙推開。葛路莫夫拿起來，藏在口袋裏）。

高路特文：他還有什麼別的花樣？

庫爾恰葉夫：很多。他找房子已經找了兩年多了。他並不需要房子，他只是要出去談談話，好像是辦公一樣。一早晨出去，看個十所房子，和房東，和管房子的談談；然後再到舖子裏去換家嘴魚子、鱈魚；又在店家坐下來，就給談開了。商人不知道怎樣把他攆出店舖，可是他却很滿意，一早晨總算沒有白白浪費。（對葛路莫夫）。對了，還有呢，我忘記說了。我媽媽像隻叫春的貓似的愛上你了。

葛路莫夫：這怎麼會呢？

庫爾恰葉夫：她在戲院裏看見你，兩眼老看着，帽子都轉過來了。她一直問我：這人是誰？這你可別開玩笑啊！

◎ 原文只用一個「貓」字，意謂貓在叫春時，對男方是持續狂熱地愛，加「叫春」兩字似乎別顯態。

葛路莫夫：我不開玩笑。你對誰都開玩笑。

庫爾恰葉夫：那末，隨你便。我要是你啊……那末你許給不給呢？

葛路莫夫：不給。

高路特文：跟他有什麼說的？我們去吃飯吧！

庫爾恰葉夫：好，我們去吧！再見！（鞠躬，離去）。

葛路莫夫：（叫住庫爾恰葉夫）。你怎麼把他帶在身邊亂鬧。

庫爾恰葉夫：我愛聰明人。

葛路莫夫：這也算聰明人。

庫爾恰葉夫：對於我們，就是這樣的人也算好的了。真正聰明的人根據那一點會跟我交朋友呢？（下）。

葛路莫夫：（對着他的後影）。好吧，看看吧！媽呀！（葛路莫娃上）。

第三場

葛路莫夫，葛路莫娃

葛路莫夫：（指葛路莫夫屍像）。你看！我首先應該跟誰去攪好關係。

葛路莫娃：這是誰？

葛路莫夫：我們的遠親，我的叔父，尼耳·魯陀謝伊奇·馬爾葉夫。

葛路莫娃：是誰畫的呢？

葛路莫夫：還是那個驃騎兵，他的侄子，庫爾恰葉夫。這張畫應該收起

來，可以派用場。（把它藏起來）。最糟糕的是馬耶葉夫不喜歡觀感。他有三十來個任子外甥；他只從這三十來個人中間挑出一個來，給他寫遺囑，其餘的連看都不要看。寵愛的人已經厭惡了，他就要把他攆走，另外找一個人，立刻把遺囑重新寫過。現在這位庫爾恰葉夫正被他看中。

葛路莫娃：要是你能……

葛路莫夫：很困難，但是我要試一下。他甚至於並不懷疑我的存在。

葛路莫娃：關係攆好就好了。第一，有遺產，並且還有很漂亮的房子，朋友多，關係好。

葛路莫夫：是呀！還有一點：嬸媽，克列奧派特羅·耳伏夫娜把我看中了。她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我。這一點你不妨記住！和馬耶葉夫接近是我第一樁要緊事情，——這是我戰場上的第一步。叔父把我介紹給克魯季茨基，介紹給高羅杜林；第一，這是些有勢力的人，第二，是屠魯茜娜的知己朋友。我只要能到她的家裏，我就一定能娶親了。

葛路莫娃：是的，兒呀，可是第一步是最難的一步呀。

葛路莫夫：請你放心，第一步已經做到。馬耶葉夫就要到這裏來。

葛路莫娃：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葛路莫夫：並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這一切都是預先算計好的。馬耶葉夫喜歡看房子，我們就讓他來上這個鈞。

〔馬耶葉夫的用人上。〕

僕人：我把尼耳·費陀謝伊奇領來了。

葛路莫夫：好極了。拿去。（給他鈔票）。領他到這裏來。

僕人：不過，他要發脾氣了：因為我說：房子是很好的。

葛路莫夫：我自己來負責。媽呀，你回自己的房間，等需要的時候，我再叫你。

〔馬瑪葉夫的僕人下。葛路莫夫坐到桌子跟前，裝出從事工作的樣子：馬瑪葉夫上，他的僕人跟在他後面。〕

第 四 場

葛路莫夫，馬瑪葉夫和馬瑪葉夫的僕人

馬瑪葉夫：（不聽，打量房間）。這是獨身漢的房子。

葛路莫夫：（點頭致意，繼續工作）。是獨身漢的。

馬瑪葉夫：（不聽）。這房子倒不錯，就是獨身漢住的。（對僕人）。

老弟，你把我領到什麼地方來了？

葛路莫夫：（把椅子推近一些，又從事寫字）。不好坐一會嗎？

馬瑪葉夫：（坐下）。謝謝。你把我領到什麼地方來了？我問你呀！

僕人：小的不是。

馬瑪葉夫：老弟，難道你不知道要什麼房子嗎？你應該想想，我是五等文官，我的妻子，就是你太太，是喜歡住得敞亮的。要有客廳，並不是一個房間。客廳在那，我問你呀？

僕人：小的不是。

馬瑪葉夫：客廳在那？（對葛路莫夫）。請你原諒我！

葛路莫夫：沒有關係，你並不打擾我。

馬瑪葉夫：（對僕人）。你看，人家坐在這兒寫字，也許，我們打擾人家；他，當然，爲了體面，不肯說出來；都是你的錯，傻瓜。

葛路莫夫：別罵他，不是他的錯，是我的錯。他在這裏樓梯上問有沒有房子，我就把這房子指給他看，說這房間很好。——我不知道，你是有家眷的人。

馬瑪葉夫：你是這房子的房東嗎？

葛路莫夫：我是的。

馬瑪葉夫：你爲什麼要把它出租呢？

葛路莫夫：手頭緊。

馬瑪葉夫：既然手頭緊，爲什麼又租下來呢？誰強迫你嗎？怎麼樣，有人揪着你的領子啦，推你的頸子還是怎麼的？你租呀！你租呀！可是現在，大概，拖上一身債了吧？被鉤子拉着走？那當然囉，當然囉。從一座大房子裏搬出去，不得已去住一間小房間；這開心嗎？

葛路莫夫：不，我還要租更大的房子呢。

馬瑪葉夫：怎麼！還要更大？連這一個房子都沒有錢住，還要去租更大的！你這是什麼道理？

葛路莫夫：沒有什麼道理。發傻勁。

馬瑪葉夫：發傻勁？這算什麼話？

葛路莫夫：並不算什麼話？我是傻子。

馬瑪葉夫：傻子！這可奇怪了。怎麼會是傻子呢？

葛路莫夫：很簡單，腦經不夠用。這有什麼奇怪的？難道這樣的事情沒有嗎？常有的事。

馬瑪葉夫：不，這倒很有意思！一個人自己說自己是傻子。

葛路莫夫：為什麼我要等人家說呢？這不反正都是一樣嗎？這不是瞞也瞞不了的嗎。

馬瑪葉夫：是呀，當然，這缺點是非常難於發瞞的。

葛路莫夫：所以我不發瞞。

馬瑪葉夫：我很同情。

葛路莫夫：十分感謝。

馬瑪葉夫：大概沒有什麼人教導你吧？

葛路莫夫：是，沒有什麼人。

馬瑪葉夫：不是有教師，聰明的教師嗎，不學不問不大聽從教師，——現在是這種時代。對於老人也沒有什麼可以苛求的；誰都以爲，年紀既大了，自然也就聰明了。可是，假使小孩子們不聽話，那末將來對於他還有什麼指望呢？我來給你講一個故事，不久之前有一個中學生，似乎像逃跑似的從學校裏跑出來；當然囉，我就叫住他，你知道不，我想給他說句笑話，教訓教訓他：『到學校裏，你大概是慢慢地走，可是從學校裏回家去，却是跑吧，親愛的，這應該相反。』一個有資格的人，當街站下來，爲了他，爲了這個小狗，要是別人，還不感謝一聲，並且還要親親手呢；可是他却怎樣！

葛路莫夫：你知道，現在的教育啊。

馬碼葉夫：他說，學校裏的規矩我們厭惡死了。他說，你既然喜歡教訓人，那末你就到我們那兒去做督學好了。他說，現在，我可要吃飯了，放我走！這是一個小孩子，這是對我說的話！

葛路莫夫：小孩子站在危險的路上。真可惜！

馬碼葉夫：你知道危險的路是通到什麼地方去的嗎？

葛路莫夫：我知道。

馬碼葉夫：現在個人爲什麼不好？因爲他們現在沒有聽教訓的義務。從前我對於自己手下的人無論什麼小事都過問。不管小的大的，什麼人都教訓。對每一個人都要講他個兩點鐘的規矩；有時候也講到最高的思想圈子裏，他站在你的面前，慢慢地達到感動的程度，只是一股勁地噴氣，他聽得精疲力盡。對於他有益處，對於我也是一種高尚的差使。可是現在，要是來這麼一手啊……你明白嗎，來什麼一手？

葛路莫夫：我明白。

馬碼葉夫：現在，你倒去跟個人試試看！要是給他講兩趟形而上學，他一定要來斂眼。他說，這算什麼刑罰！是呀，他說，這算什麼刑罰！

葛路莫夫：不懂道理！

馬碼葉夫：我又並不是罵人，我不過開話多一點罷了。買賣人有一種很蠢的習慣：只要一講規矩，立刻就揪頭髮，無論說什麼話，都是搖啊幌呀，搖啊幌呀。據說，這樣了要有力些、清楚些。嚶，那有什麼好的！我都是用話來說，可是現在就是說話人家也不喜歡了。

葛路莫夫：我想，你說了這些話之後，一定不高興。

馬瑪葉夫：（嚴厲地）。請你不要說這話，我請求你。自從這地方（指胸口）被刺穿了一次之後，直到現在好像還有一個什麼……

葛路莫夫：這地方？

馬瑪葉夫：再往上一些。

葛路莫夫：是這裏嗎？

馬瑪葉夫：（發怒地）。我對你說了來，再往上一些。

葛路莫夫：請原諒！你別生氣！我已經對你說過，我是傻子。

馬瑪葉夫：啊呀，你是這樣傻……這不好。假使你有中年的，有經驗的親戚或是朋友，那就沒有什麼傻不傻了。

葛路莫夫：就是因為誰也沒有，所以糟啊。只有一個母親，並且她還要比我傻。

馬瑪葉夫：你的情形確實很糟。青年啊，我很可憐你。

葛路莫夫：據說，還有一個叔叔，但是就像沒有一樣。

馬瑪葉夫：為什麼呢？

葛路莫夫：他不認識我，而我呢，也不願意見他。

馬瑪葉夫：對於這一點啊，我就不贊成了，青年，我就不贊成了。

葛路莫夫：請原諒！他要是一個窮人，大概，我就親他的手了，可是他卻是一個富人；你去找他商量事情，他却以為是去借錢的。只想去和他談談，我一個錢也不要他的，我只是渴望着指示，渴望着指示，——我渴望着教訓，就像渴望着天糧一樣。據說，他是一個極頂聰明的人，我準備整天整夜聽他教訓。

馬瑪葉夫：你並不像你所說那樣愛。

葛路莫夫：有時候我得到一道光明，突然，好似明白起來了，後來又糊塗了。我所做的，我大部分都不明白。所以在這種地方我需要指示。

馬瑪葉夫：那末你的叔父是誰呢？

葛路莫夫：姓什麼我幾乎都忘了。好像是尼耳·費陀謝伊奇·馬瑪葉夫。

馬瑪葉夫：你是誰？

葛路莫夫：葛路莫夫。

馬瑪葉夫：是德米特利·葛路莫夫的兒子嗎？

葛路莫夫：一點也不錯。

馬瑪葉夫：噫，那位馬瑪葉夫就是我呀。

葛路莫夫：哎呀，我的天呀！怎會有這樣的爭！不，怎麼呢！請把你的手給我！（幾乎流淚了）。不過，我聽說，叔叔，你是不喜歡親戚的；你不要不放心，我們仍舊可以和從前一樣疏遠。你不命令，我決不敢來打擾你，我能夠見到你，和聰明人做一次談話，我已經心滿意足了。

馬瑪葉夫：不，你要商量什麼事情的時候，你就去找我好了。

葛路莫夫：什麼時候要！我經常要，每一分鐘都要。我覺得，我沒有導師就要毀了。

馬瑪葉夫：你今天晚上就去！

葛路莫夫：十分感激你。請允許我來把我老母親介紹給你，她雖淺薄，倒是一個好心的、很好心的女人。

馬瑞葉夫：那有什麼呢，請。

葛路莫夫：（高聲地）。媽呀！

（葛路莫娃上。）

第五場

同上及葛路莫娃

葛路莫夫：媽呀！你看！（指馬瑞葉夫）。不過不要哭！好運氣使叔叔
來到我們這裏，就是你這樣渴望見到的尼耳·費陀謝伊奇。

葛路莫娃：啊，好兄弟，早就想見你了呀。你呀，就連親人都不肯認
了。

葛路莫夫：好了：媽呀，好了。叔叔這樣做是有他的原因的。

馬瑞葉夫：親戚和親戚各有不同之處。

葛路莫娃：好弟弟，讓我看你看！孩子，不像呀？

葛路莫夫：（拉拉她的衣服）。好了，媽呀，別說了！

葛路莫娃：什麼：別說了！不像，一點也不像。

馬瑞葉夫：（嚴厲地）。你在賤咕什麼？我不像誰？我自己像我自己。

葛路莫夫：（對母親）。這是廢話，說它做什麼。

馬瑞葉夫：既然開口了，就說吧。

葛路莫娃：我說，真像不像你。

馬瑪葉夫：畫像？你們那來的畫像。

葛路莫娃：你知道不，有時候葉高爾·伐西里奇·庫爾恰葉夫到我這裏來。他，大概，也跟你開點稅吧？

葛路莫夫：是一個很出色的快樂的青年。

馬瑪葉夫：是的；那末，又怎麼樣呢？

葛路莫娃：他老是給你畫像。拿出來看，喬治！

葛路莫夫：真的，我不知道把它放到什麼地方去了。

葛路莫娃：好好地找找看！他還是剛才畫的呀，唉，記得嗎。和他同來的，那人叫什麼？他們用詩寫批評。庫爾恰葉夫說：我給你畫叔叔，你簽個字！我不是聽見他們說的嗎。

馬瑪葉夫：把畫像給我看！現在就拿出來！

葛路莫夫：（把畫像遞上去）。媽呀，凡是對於別人有害的話，永久不應該說。

馬瑪葉夫：呀，你教母親虛偽。姊姊，別聽他的話，老實地做人！老實點好了！（細看畫像）。噢，這件兒倒能幹！

葛路莫夫：扔了吧，叔叔！並且一點也不像，並且題詞也對你不適合：「最新自修讀本」。

馬瑪葉夫：像倒也像，題詞也合適；噯，這已經不關你的事。（把畫像交還，站起來）。你不給我畫漫畫嗎？

葛路莫夫：哎呀，你把我當什麼人看待？這算什麼話！

馬瑪葉夫：那末你呀，你晚上一定到我那兒去。請你也賞光！

● 是葉高爾（Erop）的法文或英文譯法（George）。

葛路莫娃：嗟，我不用了吧……我呀，老糊塗了，惹人討厭。

（馬瑪萊夫下，葛路莫夫送他。）

看樣子，事情倒已經舒齊了，就是喬治還要化許多氣力。啊，要爬到人頭上去是多麼難，多費勁啊！（葛路莫夫回來。）

第六場

葛路莫娃，葛路莫夫，後來是馬磊法

葛路莫夫：媽呀，馬磊法來了。你要仔細些聽她說話！非但要仔細，並且要盡你所能卑屈一些。

葛路莫娃：噢，竟要向一個婆娘打躬作揖。

葛路莫夫：你喜歡擺架子；可是錢在那兒呢？要不是我周轉靈活，那你幾乎要討飯了。所以還是幫幫我吧，還是幫幫我吧，我告訴你。

（聽見腳步聲，跑到有間去，和馬磊法一同回來。）

馬磊法：（對葛路莫夫）。避開人世的煩惱，避開！

葛路莫夫：（裝出一種偽善的樣子，並且嘆息着）。我避開，我避開。

馬磊法：你不要貪心！

葛路莫夫：不知道有這個罪過。

馬磊法：（坐下來，對葛路莫娃不加注意，葛路莫娃時常向她鞠躬）。

我飛呀，飛呀，一飛飛到你們這裏來了。

葛路莫夫：啊，傾情，傾情！

馬轟法：到過一家敬拜上帝的人家施捨了十個魯布。要經過我的手來佈施。經過聖潔的手要比罪過的手功德大些。

葛路莫夫：請你收下我奴隸葉高爾的十五個魯布。

馬轟法：謝謝施主！

葛路莫夫：別忘記禱告！

馬轟法：在一家敬拜上帝的人家喝了點茶和咖啡。

葛路莫夫：婆婆，請你賞光，我家的這就預備好。

（馬轟法站起來，他們把她掩蓋了送到門口。葛路莫夫回

轉來，坐到桌子跟前。）

記下！（掏出日記簿）。給馬羅契夫的錢八個魯布。給馬轟法十五個魯布。還有和叔父的全部談話。（寫，庫爾恰葉夫上）。

第七場

葛路莫夫，庫爾恰葉夫

庫爾恰葉夫：聽我說呀！叔叔到這裏來過嗎？

葛路莫夫：來過。

庫爾恰葉夫：他沒有說到我什麼嗎？

葛路莫夫：哈，你看！從那晚起？他甚至於幾乎不知道他到過什麼地

方。他，照他的老習慣，來淘一淘看房子的。

庫爾恰葉夫：這是陰謀，最卑鄙的陰謀！

葛路莫夫：我聽你說，你繼續說下去！

庫爾恰葉夫：你想像一下看，叔叔在路上碰見我……

葛路莫夫：那末……怎麼樣呢？

庫爾恰葉夫：他叫我不見他的面。你想像一下看！

葛路莫夫：我想像得出。

庫爾恰葉夫：我去看杜魯高娜，——不讓見；派一個什麼吃閒飯的爛污貨出來說，不能接見。聽見沒有？

葛路莫夫：聽見。

庫爾恰葉夫：你解釋給我聽，這是什麼意思？

葛路莫夫：你根據什麼權利要求我解釋？

庫爾恰葉夫：就算因為你是一個聰明人，比我懂得多。

葛路莫夫：對不住！你回頭看看你自己看：你是過的什麼生活。

庫爾恰葉夫：什麼生活？人家都過着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我知有罪。不能爲了這個緣故剝奪一個人的財產，奪去他的未婚妻，對他不再尊敬。

葛路莫夫：你交的朋友呢！比方說，高路特文。

庫爾恰葉夫：高路特文怎樣呢？

葛路莫夫：壞蛋！這樣的人什麼都做得出。這就是給你的解釋！你剛才爲什麼把他帶到我這裏來？我對於交朋友是很小心的，——我愛惜自己。所以我請你不要來拜訪我。

庫爾恰葉夫：你怎麼啦，發瘋啦？

葛路莫夫：叔叔把你趕走了，這是我所盼望的，他是一個有資格的人，
在各方面都值得向他看齊。

庫爾恰葉夫：啊！我現在好似開始明白了。

葛路莫夫：那末好，謝天謝地！

庫爾恰葉夫：你聽我說呀，親愛的，這不是你做的事情嗎？假使我的懷疑證實的話，那末請你小心！這種事情是不能輕易放過的。你給我
那個……請你當心！

葛路莫夫：必要的時候，我自會當心；現在我還看不出有嚴重的危險。
再見吧！

庫爾恰葉夫：再見！（下）。

葛路莫夫：叔叔把他攆走了。第一步辦妥了。

第二幕

客廳；一個進出的門，兩個通兩側的門。

第一場

馬瑞葉夫和克魯季茨基（由側門上）

馬瑞葉夫：是的，我們是在往什麼地方走，有人領我們往什麼地方走；但是無論是我們，無論是那些領我們的人都不知道往那走。結果是怎麼樣呢？

克魯季茨基：你知道，我對於這一切都當作輕浮的試驗看待，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不好的地方。我們的世紀主要是輕浮的世紀。大家都年輕，沒有經驗，讓我把這個試驗一下，把那個試驗一下，把這個改造一下，把那個改變一下。改變是容易的。你看我來把全部傢俱朝上地反轉來，這就算改變了。但是我要問你，什麼地方有稀世的智慧、稀世的經驗，正就是把傢俱腳朝下地放的？你看桌子用四隻腳站着，不是站得很好，很堅實嗎？

馬瑞葉夫：很堅實。

克魯季茨基：不是很堅固嗎？

馬瑞葉夫：很堅固。

克魯季茨基：讓我來把它腳柄上墊放放看。你看，放好了。

馬瑞葉夫：（把手一揮）。放好了。

克魯季茨基：讓人家去看。

馬瑞葉夫：人家看得見嗎，人家看得見嗎？

克魯季茨基：你這算對我說的什麼話？奇怪的事體！要是人家看不見，有人指點，不是有人嗎！

馬瑞葉夫：有，有。怎麼沒有！我告訴你，有得是，就是不聽話，不聽話。最糟糕的是：不肯聽我們聰明人的話。

克魯季茨基：是我們自己的錯；是我們不會說話，不會發表自己的意見。誰在寫文章？誰在叫喊？都是些小孩子。我們却不作聲，抱怨，說人家不聽我們的話。要寫文章，寫文章，——多寫一些。

馬瑞葉夫：說說倒容易；寫文章！寫文章要寫得慣，寫得熟[●]。當然，這都是小事，但是究竟是需要的。就拿我來說吧！我就是說到明天也行，可是拿起筆來寫呀，真是天曉得，會寫出個什麼東西來。好像，我也並不算笨呀。再拿你來說吧。你寫得怎麼樣？

克魯季茨基：不，你別拿我來說！我寫，我寫，我寫得很多。

馬瑞葉夫：是嗎？你寫嗎？我倒不知道。可是並不能要求隨便什麼人都會寫文章呀。

克魯季茨基：曾經會寫，親愛的屈耳。費陀謝伊奇，曾經會寫。假使你

● 原文是「需要某種訓練」。

要有出息，你就得學會耍筆桿。

馬瑪葉夫：並不是隨便什麼人有這天分。

克魯季茨基：是的，正巧有件事。你眼目中有沒有一個青年？要老實一些，要有學問，當然，要能夠把各種各樣的思想、計劃、以及其他種種，很流暢地寫在紙上。

馬瑪葉夫：有，正巧有這樣一個人。

克魯季茨基：他不是口敞的，時下那種懶啞牙的人嗎？

馬瑪葉夫：一點也不是！你只要吩咐，他就可以像魚一樣地做尾巴。

克魯季茨基：你可知道，我寫了一份很重要的計劃，或者說是一張條子，你要叫它什麼就叫什麼好了，但是你不是自己知道，我是受老法教育的人……

馬瑪葉夫：那不是更有根底，更有根底。

克魯季茨基：我同意你這句話。我是用老格式寫的，怎麼說呢？像這樣說吧，是用的接近偉人洛莫諾索夫^①的體裁寫的。

馬瑪葉夫：老式只有更有力。怎麼不！要比時下的有力得多呢。

克魯季茨基：我同意；但是究竟，隨你便，現在用洛莫諾索夫或是蘇馬羅柯夫^②的體裁寫東西，恐怕要惹人笑的。那末，他能不能，給我

① 洛莫諾索夫 (М. В. Ломоносов, 1711—1765)，全俄大科學院和作家之一，在自然科學、語言學等方面都留下了美譽的著作，在文學方面，對於俄國的詩歌和文學批評也有極大的貢獻。

② 蘇馬羅柯夫 (А. П. Сумароков, 1718—1777)，全俄大科學院地產貴族文學的創始人之一，是俄國第一個劇作家，第一個寓言家，第一塊歌頌作家，第一個辯論家，第一個雜誌評行人。

的著作，這怎麼說的呀？對了，給我的著作，做一番文學的修飾呢？

馬瑪葉夫：能夠，能夠，能夠。

克魯季茨基：應該多少錢，我就給多少錢。

馬瑪葉夫：別使人難堪，能效勞，他還引為榮幸呢。

克魯季茨基：又來了！我根據什麼要麻煩人家呢？他是誰呀？

馬瑪葉夫：我任子，小任，嚶嚶。

克魯季茨基：那末請你告訴他，叫他務必早點來，七點多鐘。

馬瑪葉夫：好，好。你放心好了。

克魯季茨基：不過請你告訴他，外面別說起！我不喜歡不到時候，沒有到時候，就把話傳出去；這會削弱印像的。

馬瑪葉夫：天老爺在上！我明白。我有數，我有數。

克魯季茨基：再見！

馬瑪葉夫：我親自和他明天來看你。

克魯季茨基：歡迎之至。（下）。

（馬瑪葉夫送他走。克列奧派特羅·耳伏夫娜、馬瑪葉娃和葛路莫娃上。）

第二場

馬瑪葉娃和葛路莫娃

馬瑪葉娃：又年輕、又漂亮、又有學問、又和善！了不得！

葛路莫娃：他雖然有這一切，却可能默默無聞地毀滅掉，竟列奧誠特
臘·耳伏夫婦。

馬瑪葉娃：誰叫他默默無聞的呢！他既然又年輕又漂亮，那不是已經足
夠了嗎。

葛路莫娃：要是沒有好親戚或是好朋友，到什麼地方去見人？到什麼地
方去找人提拔呢？

馬瑪葉娃：他實在用不着逃避交際；那我們就注意到他了，一定注意到
了。

葛路莫娃：要做被注意的人，需要大大的聰明；平常人是很困難的，
啊，那才困難呢！

馬瑪葉娃：你對兒子的態度不公平，他很夠聰明了。並且大大的聰明，
也沒有特別的必要，只要他漂亮就夠了。這裏要聰明有什麼用處？
又不要他做教授。請你相信吧，一個美麗的年輕人，單單由於同
情，就總會有人幫他出人頭地的，並且會給他過好日子的錢財。假
使你看見，一個聰明的人穿得破破爛爛的，住在骯髒的房子裏，坐
蹩腳的車子，——這個你並不會奇怪，你也並不會刺眼；本來就應
該是這樣，這對於聰明是很相稱的，這裏並沒有顯明的矛盾。可是
你假使看見一個年輕的小白臉，穿得破破爛爛的，——這可難變
了，不應該有這樣的事情，並且也不會有；永久不會有！

葛路莫娃：你的心多麼慈悲呀！

馬瑪葉娃：是的，不行的！……我們是不答應的，我們是女人。我們把

丈夫，把認識的人，把一切當官的，都拉出來，我們給他想法子找個事情。要使無論什麼都不妨礙我們來愛護他。受窮！呸！我們什麼也不憐惜，爲了……不行！不行！美國的年輕人是這樣稀少……

葛路莫娃：要是大家都是這樣想就好了……

馬瑪葉夫：大家，大家都這樣想。我們應該同情窮人，這是我們的責任，這是義務，沒有什麼說的。但是誰的心能夠忍得住看着一個漂亮而又年輕的男子受窮呢。袖子磨破了或是太短，領子不乾淨。哎呀，哎呀！可怕，可怕！除此之外，貧窮會使人不大方，會減少，會失去這種神氣的樣子，這種勇敢的樣子，這種神氣和勇敢的樣子都是美麗而年輕的人所應有的，所相稱的。

葛路莫娃：一點也不錯，一點也不錯。克列奧派特臘·耳伏夫娜！

（馬瑪葉夫上。）

第三場

同上的人和馬瑪葉夫

馬瑪葉夫：啊，你好！

葛路莫娃：我不知道應該怨你們那一個，尼耳·費陀謝伊奇！

馬瑪葉夫：怎麼一回事？

葛路莫娃：你們簡直把我的兒子奪去了。他簡直不再愛我了，儘是講着

你們，念念不忘。一直是講到你們的聰明，講到你們的談話，儘是嘆息、驚奇。

馬瑞葉夫：好孩子，好孩子。

葛路莫娃：他從前小孩子的時候就很奇怪。

馬瑞葉夫：就是現在他幾乎還是小孩。

葛路莫娃：是一個安靜的，這樣安靜的孩子，真奇怪。他從來也不忘記物父親和母親的手；並且給隨便那位婆婆，隨便那位大媽小嬸吻手。有時我們甚至於還禁止他；有人以為，是大人故意教他的；可是他還是悄悄地，讓誰都不看見地，走到人家跟前，吻一下手。有一次，他只有五歲，他真使我們大家驚奇！有一天早晨他過來說：「我做了一個好夢！有天使飛到我跟前來，飛到小床跟前來，說：『愛爸爸媽媽，什麼話都聽！等你長大了，愛你的長官！』我告訴他們說：『我一定聽大家的話』……」他使我們驚奇，這樣使人喜歡，簡直沒法子形容。這一個夢我是記得這樣清楚，這樣清楚……

馬瑞葉夫：那末好吧，再見，我要出去了，我的事情比你多。你的兒子，我滿意。你就這樣告訴他，我對他滿意。（戴帽子）。呀，是的，看，忘記了。我知道，你們日子過得不寬裕，並且也不會生活；等那一天早晨來看我，我給你……

葛路莫娃：感激不盡。

馬瑞葉夫：不是錢，不是；要比錢更好，關於你們的預算，我給你們提點意見。（下）。

第四場

馬瑪葉娃和葛路莫娃

葛路莫娃：滿意，這就謝天謝地了！誰都不會像我的喬治那樣受恩必報的。

馬瑪葉娃：這話使人聽了很愉快。

葛路莫娃：他並不是僅僅做到受恩必報而已，他還會敬拜自己的恩人呢。

馬瑪葉娃：敬拜？這就過份了。

葛路莫娃：不，不過份。是這樣的性格，這樣的心地。自然，母親誇兒子，誇得太多是不行的，並且他也不喜歡我備講他。

馬瑪葉娃：啊，就請你講個交情吧；我什麼也不傳告他。

葛路莫娃：甚至於他被他的恩人把眼睛都迷花了。他覺得世界上沒有再比恩人更好的人了。他說，請聰明，莫斯科就沒有人能比得上馬瑪葉夫的；他並且已經講起你的美麗來了，他的話說得真美，應該印出來，真的，應該印出來。

馬瑪葉娃：請你說下去！

葛路莫娃：他把你形容得什麼似的！

馬瑪葉娃：真的嗎？

葛路莫娃：他從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你嗎？

馬瑪葉娃：不知道。我是在戲院裏見到他的。

葛路莫娃：不，他一定見過你。

馬瑪葉娃：爲什麼呢？

葛路莫娃：怎麼不是呢？他認識你沒有多久，怎麼會突然覺得……

馬瑪葉娃：說呀，說呀！什麼？

葛路莫娃：就突然覺得有這種親戚的好感。

馬瑪葉娃：啊，可愛的孩子！

葛路莫娃：甚至於難於理解。他說，叔叔是這樣聰明，這樣聰明，他又說，而且姑娘是安琪兒，安琪兒……可不是……

馬瑪葉娃：請，請你說下去！我，實在是，很好奇的人。

葛路莫娃：對於我的很蠢的坦白，你不生氣嗎？

馬瑪葉娃：不，不。

葛路莫娃：他說，是安琪兒，是安琪兒；他撲在我的袖裏，流着眼淚……

馬瑪葉娃：噢，原來是這樣……怎麼會這樣的？真奇怪。

葛路莫娃：（改變聲調）。他已經快活死了，你們居然愛撫他這個孤兒；感激得哭起來了。

馬瑪葉娃：喔，喔，這孩子有良心，有良心！

葛路莫娃：還有什麼說的！熱情的性子。◎

馬瑪葉娃：在他這樣的年齡，這是不難理解的……並且是可以原諒的。

葛路莫娃：請你原諒他，原諒他。還年輕。

◎ 原文是「開水似」的性子。

馬瑞業娃：他有什麼要我原諒的？他對我有什麼不是？

葛路莫娃：你知道，也許，他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這樣漂亮的女人，——他從前那裏看見過？這漂亮女人對他這樣慇懃、寬大…當然，是爲了親戚關係…他是個熱情的人，所以不禁要發瘋了。

馬瑞業娃：（深思地）。他很可愛，很可愛。

葛路莫娃：這，當然是他的一種親戚的好感…不過不管你怎麼說…在他這樣年輕的時候和這樣美麗迷人的女子接近…而且夜裏睡不着，從你家回去之後，他老是翻來覆去，翻來覆去…

馬瑞業娃：他對於你很信任，他自己的感情，並不瞞你？

葛路莫娃：要瞞，那才是他的罪過呢。不過他的感情是孩子氣的啊。

馬瑞業娃：那，當然是孩子氣的…無論什麼事情他還需要人領導。在一個聰明女子的領導之下他會慢慢的…是的，他會…

葛路莫娃：你去領導他吧！這對於他的一生是很需要的。你的心腸真好…

馬瑞業娃：（笑）。是的，是的，心腸好。可是，你知道，這是危險的；我自己…也會動心的呀…

葛路莫娃：你呀，真的，心腸真好。

馬瑞業娃：我看得出，你很愛他。

葛路莫娃：獨生子末，——怎麼不愛呢！

馬瑞業娃：（懶洋洋地）。那末我們一同來愛他吧。

葛路莫娃：你使得我不能不羨慕我的兒子了。是的，他正就是在你們家裏找到了幸福。不過，我該回家了。我多嘴了一頓，請你別多嫌

我，……假使我兒子知道了，那就糟了，請你不要透露^①。我太不聰明，所以他有時也很以爲恥，有時候他確實應該說一聲：媽呀，你儘做的什麼蠢事情。可是他並不說這樣的話。爲了孝順母親，他避免說出這樣的話。我只要今後小心不做蠢事情，我也可以原諒他的呀。再見吧，克列奧沙特臘·耳伏大娜。

馬瑪葉娃：（擁抱她）。再見，我的親愛的——葛拉非臘·克里莫夫娜！過兩天我來看你，我們再談談喬治的事。（送她到門口）。

第五場

馬瑪葉娃，然後葛洛莫夫

馬瑪葉娃：這多麼的婆娘！假使他的兒子聽見了，不會給她說聲謝謝的。他是這樣驕傲，對我是這樣冷淡而緣故，在家裏可做出什麼事來啊。那就是說，我還能給成年的青年人的真情呢。本來應該是這樣。近來，當然，覺得崇拜的人太缺少了；但是這是因爲圍繞着我的人已經老了、瘦了。嘿，現在却終於有人了。啊，我的親愛的！現在我要來照顧你了。不管他怎樣胆小，但是真正的熱情是一定會迸發出來的。要是你預先知道，有人愛着你，觀察起來是怪有趣味的。

^① 原文是「不要告發我」或「不要出賣我」。

(葛路莫夫上，鞠躬，以恭敬的姿勢站停。)

走過來，走到這裏來。

(葛路莫夫怯弱地走近。)

你站着做什麼？難道侄兒是這樣做的嗎？

葛路莫夫：(吻她的手)：克列奧妮特羅，其伏夫娜，祝你早安。

馬瑪葉娃：好極了！終於，你怎麼敢這樣抖擻的，我真奇怪！

葛路莫夫：我很胆小。

馬瑪葉娃：大方些！怕什麼？我是和大家一樣的人。你對我信任一點，坦白一點，你把你自已心裏的祕密向我露出來！別忘記，我是你的姪母。

葛路莫夫：我對你會坦白一點的，假使……

馬瑪葉娃：假使什麼？

葛路莫夫：假使你是老太婆。

馬瑪葉娃：這算什麼瞎話！我一點也不願意做老太婆。

葛路莫夫：我也不願意。求上帝給你壽命活得儘量長一些。我只是要說，那對我就不這樣胆小了，我就隨便一些了。

馬瑪葉娃：爲什麼呢？這就跟我坐得近一些，把什麼都坦白地講出來；假使我是老太婆，你爲什麼就隨便一些了呢？

葛路莫夫：(端一張椅子，坐在她的身旁)。年輕的女子有她自己的事情，自己的興趣；她那有工夫關心到窮親戚？可是老太婆就只有這種事情。

● 指歐叶她的名字。

馬瑪葉娃：爲什麼年輕的女子不能關心親戚呢？

葛路莫夫：能夠的，但是拿這種事情去懇求她是很難爲情的；真不好意思。她的腦子裏只有行歡、作樂、消遣，可是這方面却只是侄子的無聊面孔、請求、老是嘆苦。可是這對於老太婆甚至於還是一種滿足呢；她會在莫斯科滿處跑、奔走。這對於她並且是一種解悶的差使，是她後來可以拿來誇耀的一件美行。

馬瑪葉娃：好吧，假使我是老太婆，你要請求我什麼呢？

葛路莫夫：是呀，假使你是的話；可是你並不是老太婆呀，而且，相反的，你是一個很年輕的女子。你在探我的話。

馬瑪葉娃：反正一樣，反正一樣，你說好了！

葛路莫夫：不，並不一定一樣。比方說，我知道，只要你對高羅杜林說一句話，我就會有一個很好的位子。

馬瑪葉娃：是的，我想，只要我一句話就見着了。

葛路莫夫：但是無論如何我還是不願意拿這請求來麻煩你。

馬瑪葉娃：爲什麼呢？

葛路莫夫：因爲這就成爲一種壓力了。他是這樣迷戀於你。

馬瑪葉娃：你以爲？

葛路莫夫：我確實知道。

馬瑪葉娃：你倒博知廣聞。那末，我呢？

葛路莫夫：這已經是你的事情。

馬瑪葉娃：（含言自語）。他並不吃醋，這倒奇怪。

葛路莫夫：你無須要什麼，他決不敢拒絕。其次，他一定覺得你的請求

很愉快；要你去請求，這就等於是給你賄賂。

馬瑪葉娃：這都是瞎話，都是胡思亂想！那末，你不願意我為你請求嗎？

葛路莫夫：確實不願意。除此之外，我不願意得你什麼情義。我拿什麼來報答你呢？

馬瑪葉娃：你用什麼報答老太婆呢？

葛路莫夫：經常孝敬；我可以給她牽狗，把踏腳凳端到她腳下，經常吻她的手，每逢過節就去叩節，凡是可以道賀的，就總去道賀。這一切只有對於老太婆是有價值的。

馬瑪葉娃：當然，是的。

葛路莫夫：還有，假使老太婆真是很和善，我可以去黏着她，去愛她。

馬瑪葉娃：難道年輕的女子就不能愛嗎？

葛路莫夫：可以，但是不一定敢。

馬瑪葉娃：（自言自語）。總算說出來了！

葛路莫夫：這會有什麼結果呢？只不過是多餘的痛苦罷了。

（僕人上。）

僕人：高羅杜林到。

葛路莫夫：我到叔叔的書房去，我有事情。（很恭敬地鞠躬下）。

馬瑪葉娃：（對僕人）。請！

（僕人下，並羅杜林上。）

第六場

馬瑪葉娃和高羅杜林

高羅杜林：隆重拜見。

馬瑪葉娃：（帶着贊備的口吻）。好人，好人！請坐。什麼風、什麼暴風把你吹到我這裏來的？

高羅杜林：（坐下）。什麼風，就是在我腦子裏的風。什麼暴風，就是在我心裏洶湧的熱情的暴風。

馬瑪葉娃：謝謝。在你那方面說，你很情深，總算沒有忘記我，我還被撇下、被遺棄的人。

高羅杜林：他在那？那位遺棄你的不幸的人？請你把他告訴我！我現在特別有戰鬥情緒。

馬瑪葉娃：你第一個，就是應該先把你殺死或是採用什麼別的手段。

高羅杜林：還是採用什麼別的手段吧。

馬瑪葉娃：我已經給你想出一種懲罰的方法。

高羅杜林：可以打聽一下嗎。請你宣佈判決書，沒有判決書不能執行死刑。假使你判決用你的擁抱來悶死我，我決不上訴。

馬瑪葉娃：不，我要做一個懇求人向你懇求。

高羅杜林：意思是要和我調換一個角色。

馬瑞葉娃：難道你是懇求人？你自己幾乎是一個什麼審判官。

高羅杜林：是呀，是呀。但是在女人面前我總是……

馬瑞葉娃：你別多廢話了！我有正經事情。

高羅杜林：聽命。

馬瑞葉娃：我的侄子要……

高羅杜林：你的侄子要什麼？要件小衣服呢，還是要條小褲子？

馬瑞葉娃：我討厭你。你聽我說，別打叉！我的侄子並不是小孩子，他
是一個很可愛的青年，長得很漂亮，又聰明，又有學問。

高羅杜林：那就對他更好，對我更糟了。

馬瑞葉娃：他要找一個位子。

高羅杜林：什麼位子，請吩咐。

馬瑞葉娃：自然，是好位子！他的能力很強

高羅杜林：能力很強？可惜。能力強的人現在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呆了：

他變成了多餘的人。這樣的位子都被佔據了：一個位子被俾斯麥^①
佔去了，還有一個位子被麥斯特^②佔據了。

馬瑞葉娃：你聽我說呀，你使得我忍不住了，我要跟你打吵子了。你
說，你究竟有沒有位子？

高羅杜林：對於平常的凡人倒可以找得到。

馬瑞葉娃：那很好。

高羅杜林：（親暱地）。我們要用人。對於這位難得的人材，讓我看一

①：①俾斯麥(S. Von Bismarck, 1815—1898)是十九世紀德國宰相，武斯特 F. F. Von
Buest, 1809—1885)是薩克遜尼頤和奧地利奧治家及外交家。

眼；那時我再給你說定，他適於做什麼事，可以介紹他去做那樣的事情。

馬瑪葉娃：葛路莫夫！喬治！到這裏來！（對高羅杜林）。我讓你單獨和他談幾句。你然後再來看我！我在客廳裏等你。（葛路莫夫上）。我來把我的侄子介紹給你：葉高爾·德米特利奇·葛路莫夫。（對葛路莫夫）。高羅杜林要認識認識你。（下）。

第七場

高羅杜林和葛路莫夫

高羅杜林：（把手遞給葛路莫夫）。你在做事嗎？

葛路莫夫：（大方地）。做過事，現在不做，並且我一點也沒有做事的興趣。

高羅杜林：爲什麼？

葛路莫夫：上帝沒有賜我才幹。要有許多各種各樣的天資，這種天資我都沒有。

高羅杜林：我却以爲，只要有聰明和做事的興趣就行。

葛路莫夫：假定說，我並沒有這種天資；而且就是有這種天資又有什麼用呢？不管你多麼賣力，你還是一輩子做公事房的小公務員。一個人不用提拔，就能夠做出頭，那需要完全另外一套玩意。

高羅杜林：究竟是什麼呢？

葛路莫夫：在沒有吩咐你的時候，別發議論；在上司想要俏皮一下的時候，你就笑，——爲上司想法子、做事情，同時又要儘可能謙虛地讓他們相信：我是很笨的，什麼事情都是你怎樣吩咐就怎樣做的。除此之外，還需要某些當下人的天資，當然，這要和某種程度的優美聯合在一起：比方說，猛然跳起來，立正，這要做得又有奴顏婢膝的樣子，同時又沒有奴顏婢膝的樣子，要有奴才的樣子，同時又要有高雅的樣子，又要硬直，又要優美。上司派你去拿什麼的時候，要會做出一種輕快的奔走，介於跑步、正步和常步之間的奔走。爲了做官做到什麼程度，應該知道些什麼，我連一半還沒有說完呢。

高羅杜林：很漂亮。就是說，這一切都很有趣，不過你講得倒很漂亮；這是重要的一點。不過，這一切都是過去的情形，現在完全是另外一種情形了。

葛路莫夫：看不出有什麼另外一種情形。而且一切都是公文和程式。整批的謔、整批的諷刺都是用公文和程式寫成的。並且從這種堡壘裏飛出來的只是一些當作炸彈的枯燥的訓令和通令而已。

高羅杜林：說得多好！好極了，好極了！這才是天才！

葛路莫夫：你同情我的思想，我很高興。但是這樣的人，我們現在是多麼少呀！

高羅杜林：我們要思想做什麼？誰沒有思想、這種思想？字眼，句子都很好。你知道，你可以幫我很大的忙。

葛路莫夫：你要什麼，什麼都可以。

高羅杜林：把這些話都記在紙上！

葛路莫夫：請吩咐，一定効勞。你要還有什麼用呢？

高羅杜林：對你，我是可以透露的。我和你兩個人都是上流人，應該坦白地說話。你聽，是怎麼一回事：我明天在宴會的時候要發表一篇演說，但是一點也沒有功夫想。

葛路莫夫：請吩咐，請吩咐！

高羅杜林：（抓他的手）。請朋友交情，請你給我吧這件事情辦一辦。

葛路莫夫：這話值得說嗎，你就費個險吧！不，請你給我弄個這樣的職位，使我可以和像我一樣腳色的人並排站在一起。讓我能夠親自看到他們實際的需要，能夠又迅速又同情地滿足他們。

高羅杜林：好極了，好極了！你把這個也寫下來！照我對於你的瞭解，照你誠實的思想形式，你要在官家或是慈善機關裏找一個看管人或管理人的位子，是嗎？

葛路莫夫：隨便什麼位子都可以。我不嫌工作，我一定會勤儉地工作，有多少氣力，就做多少氣力，不過有一個條件：要使我的工作能夠有真正的利益，要使我的工作能夠增加好處，以為民衆的福利服務。一天到晚辦空洞的例行公事，把這認為是公務，並且受到獎勵，——我是不同意的。

高羅杜林：這就正巧合適了。「增加好處」。好極了。

葛路莫夫：我可以把全部演說稿都寫給你，你要嗎？

高羅杜林：可以嗎？你看，有資格的人講到一堆兒去，真不費事，剛剛交換了幾句話，就做朋友了。你說得多好呀！是呀，這樣的人我們

很需要，需要，真的，需要！（看一會兒）。明天十一點多鐘請你上我那兒去一趟。（伸過手去）。榮幸得很，榮幸得很！（走到客廳去。馬瑪葉夫上）。

第 八 場

馬瑪葉夫和葛路莫夫

馬瑪葉夫：啊，你在這裏！到這裏來！（秘密地）。克魯季茨基剛才來看我，和我商量一件事情。是一個很善良的老頭子！他寫了一點什麼東西，他急急乎要潤飾一下，鋪順一番。我把你指點給他。他在我們圈子裏並不算一個聰明人。想來，他是寫了一點什麼狗屁不通的東西，可是，你見到他的時候，還是要稍為捧捧他。

葛路莫夫：呀，叔叔，多承你指教我。

馬瑪葉夫：溜捧是不好的，可是稍為捧捧是要得的。把一件什麼事情從五分捧到十分，這對於老頭子是很愉快的。他將來可以派用場。對於他，罵由我們來罵，罵，他是逃不了的。不過，你還是應該捧。因為你還年輕。我和你明天去看他。對了，還有一件細膩的事情。你對於孀母，你把自己處在怎樣的關係之中？

葛路莫夫：我是一個講禮貌的人，應該敬重人，這是用不着教我的。

馬瑪葉夫：啊，這就太笨了，啊，這就太笨了。她還相當年輕，很漂

亮，她需要你的敬重！怎麼啦，你要給自己製造敵人嗎？

葛路莫夫：叔叔，我不明白。

馬瑪葉夫：你不明白，那末你就聽、學！謝天謝地，你總算有個人，可以跟他學學。一個人若是沒有注意到女人的美麗，女人是不會饒恕他的。

葛路莫夫：對了，對了，對了！你說下去！好極了！

馬瑪葉夫：就是這個話末，老弟！你雖然是無皮見骨，但是究竟是親戚；你比普通朋友有更多的自由；有時候，你可以好像忘了一樣，多吻她一次手，眼睛末，裝個什麼樣子都行。我想，你是會的吧？

葛路莫夫：我不會。

馬瑪葉夫：你這個人啊，老弟！噯，你看，這個樣子（把眼睛向上翻）。

葛路莫夫：好了，你說那裏話！這怎麼能行呢？

馬瑪葉夫：噯，你去對着鏡子好好學習學習看。噯，有時候你帶着一種煩惱的樣子，嘆口氣。這一切都可以稍微打動她們的自尊心。

葛路莫夫：十分感謝你。

馬瑪葉夫：對於我也可以安心些。你會明白的，會明白的！

葛路莫夫：我又不明白了。

馬瑪葉夫：她是一個血氣很盛的女子，她的腦袋很熱烈，很容易受什麼小白臉的勾引，誰知道呢，若是碰上什麼傢伙，也許，還要惹出禍來呢。這種攪不清的事情，是無法無天的。你看會弄到什麼地步！在這裏，你明白嗎，你是自己人，可以信得過的人，你還不方便嗎。狼可以飽，羊又可以保全。哈、哈、哈！你明白嗎？

葛路莫夫：聰明，你真聰明，叔叔！

馬瑪葉夫：我希望如此。

葛路莫夫：還有一個情形！爲了不讓旁人想到什麼壞的方面，因爲人是很惡的，你可以給我介紹認識屠魯茜娜。那時我可以公開去追求她姪女兒，假使你要的話，我甚至於可以給你做媒。到那時候，那就真正是狼又飽，羊又可以保全了。

馬瑪葉夫：對了，對了，對了。好辦法，好辦法！

葛路莫夫：關於屠魯茜娜的事，自然，我們對克列奧派特臘·耳伏夫娜一字不提。倒並不是怕吃醋，你是知道的，是有這麼一種女人的感情。

馬瑪葉夫：這話你對誰說？我知道，我知道。一點也不，一點也不，連半個字也不應該說。

葛路莫夫：我們什麼時候去找屠魯茜娜？

馬瑪葉夫：明天晚上。噯，現在你可知道，你該怎麼辦了吧？

葛路莫夫：怎麼辦？欽佩你的聰明。

（馬瑪葉夫和高羅杜林上。）

第九場

馬瑪葉夫、葛路莫夫、屠魯葉娃和高羅杜林

高羅杜林：（輕聲地對馬瑪葉娃）。過兩個禮拜就可以給他接插好了。

馬瑪葉娃：過兩個禮拜，我吻你。

馬瑪葉夫：啊，高羅杜林！我今天上你那兒去過，關於俱樂部的事情，

我想給你提點意見。

高羅杜林：對不住，馬瑪葉夫，沒有功夫。（把手遞給葛路莫夫）再見。

馬瑪葉夫：那末我們一同去，我和你同路。我要到議會去。（下）。

第十場

馬瑪葉娃和葛路莫夫

馬瑪葉娃：（坐到安樂椅上）。吻我的手吧，你的事情辦妥了。

葛路莫夫：我並沒有請求你。

馬瑪葉娃：用不着請求，我自己猜出的。

葛路莫夫：（吻手）。謝謝你。（拿酒手）。

馬瑪葉娃：你上那兒去？

葛路莫夫：回家，我太幸福了。我跑到去讓母親也高興高興。●

馬瑪葉娃：你幸福嗎？我不信。

葛路莫夫：已經儘可能是幸福了。

馬瑪葉娃：那就是說，我不十分幸福；那就是說，你還沒有什麼都達

● 原文是俄文：「我跑去把我的高興和母親分享……」。

到。

葛路莫夫：我所敢希望的一切，我都達到了。

馬瑪葉娃：不，你直說：你一切都達到了嗎？

葛路莫夫：我還有什麼？我得到了一個位子。

馬瑪葉娃：我不信，我不信。你想要在這樣年輕的時候就表示你是唯物主義者，你想要使我相信：你只想到職業，只想到金錢。

葛路莫夫：克列奧派特臘·耳伏夫娜……

馬瑪葉娃：你想使我相信：你的心從來也不跳，你不幻想，你不哭，你什麼人也不愛。

葛路莫夫：克列奧派特臘·耳伏夫娜，我這個不能說。

馬瑪葉娃：假使你愛人家的話，你能夠不願意人家愛你吧？

葛路莫夫：我這個不能說。

馬瑪葉娃：你說，你一切都達到了。

葛路莫夫：凡是一切可能的，凡是一切我可以容許自己希望的，我都達到了。

馬瑪葉娃：那就是說，你不能容許你自己希望相互戀愛。假使是這樣的話，你為什麼白白浪費你的感情呢？這是靈魂的精華。你說，這殘酷的女人是誰？

葛路莫夫：這簡直是拷問呀，克列奧派特臘·耳伏夫娜。

馬瑪葉娃：說呀，不中用的，現在就說呀！看你的眼睛，我知道，我看得出，你是在戀愛。可憐的！你非常、非常痛苦嗎？

葛路莫夫：你沒有權利採取這樣的手段。你知道，我是什麼也不敢講過

你的。

馬瑞葉娃：你愛誰？

葛路莫夫：可憐可憐我吧！

馬瑞葉娃：她值得你愛嗎？

葛路莫夫：我的天呀，你要怎樣折磨我呀？

馬瑞葉娃：她會不會重視你的熱情，你的美麗的心？

葛路莫夫：即使你殺死我，我也不敢說。

馬瑞葉娃：勇敢些，我的朋友，勇敢些！

葛路莫夫：我愛誰？

馬瑞葉娃：是的。

葛路莫夫：（跪下）。愛你！

馬瑞葉娃：（輕聲地叫起來）。啊！

葛路莫夫：我是你終生的奴隸。你應罰我的無禮罷，但是我是愛你的。

你可以叫我沉默，你可以叫我不要看你，你可以禁止我與賞你，更糟的，你可以叫我敬重你；但是你不要生我的氣！是你自己的不對。假使你不是這樣迷人，對我這樣寬大，我，也許，就會把我的熱情控制在禮貌的範圍之內，無論需要我什麼代價，我一定都做到。但是你這善良的天使、你這善人、你把我這神志清楚的人，弄成了狂妄的瘋子！是的，我是瘋子！我覺得，是至高的幸福在誘惑我，所以我也就不怕跳進那可能永久毀滅的深淵裏了。請你饒了我吧！（頓下頭去）。

馬瑞葉娃：（吻他的頭）。我饒你。

〔葛路莫夫敬重地鞠躬，下。瑪瑪葉娃用長久的注視送他走。〕

第三幕

在索爾耳尼基^①的一所別墅裏的豪華的客廳；一扇門在中央，
另外一扇門在側面。

第一場

瑪憲卡和屠魯茜娜自中門上。

瑪憲卡：我們去吧，*ma tante*！^②我們去吧！嚶，我們去吧，好不好！

屠魯茜娜：不，我的朋友，不！無論如何不去！我已經吩咐把馬解下了。

瑪憲卡：開個恩吧，*ma tante*，這算什麼呀？我們老早老早就預備去了，並且已經晚了許久；剛離大門不到十步路，又回來了。

屠魯茜娜：（坐下）。我的朋友，我做什麼，我明白得很清楚。既然可以
以將免危險，為什麼要讓自己去白白遭受危險呢？

瑪憲卡：可是為什麼我們一定會有危險呢？

① 莫斯科郊外的一個遊藝區。

② 法文：我的祖母。

屠魯茜娜：你還問什麼，我不明白。你自己不是看見的：在靠近大門的地方，有一個什麼女人，穿過大路。我想要命令站下來，但是還是忍耐着，我們再往前走，突然之間遇見……

瑪憲卡：怎麼一回事，遇見什麼？

屠魯茜娜：是呀，假使是左手來的就好了，又是從右手來的……

瑪憲卡：從右手來，從左手來，不反正都是一樣。

屠魯茜娜：你別這樣說，我不喜歡這一套。在我家更有自由思想，我是不能容忍的。到我們家來的那些客人，從說日狠聖教的話，我已經聽夠了。外人我不能禁止，可是我要求你：我們應該愛惜我們自己的生命。當然，把自己關心得太過份，是罪過，但是愛惜自己的生命，是我們應該的。不要囑強！不幸的事情我們還見得少嗎？馬瞎開了，馬車壞了，馬車夫喝醉了，把馬車趕到水溝裏。倒不是照應人的。既然對你說：不要到什麼什麼地方去，你會遇到危險，——假使你不聽好意的警告，把自己的腦袋打開了，那怪誰呢？

瑪憲卡：誰也沒有對我們說：不要去呀！……

屠魯茜娜：難道一定要說話嗎？不吉利的遭遇比強硬什麼都更有力量。還有，假使是極端必要的事體，那也沒有辦法；可是現在去做什麼，真是天曉得！僅僅是為了談談空話，議論議論親人，消磨一個黃昏；爲了這種事情就要輕視上面來的警告，讓自己遭受很顯然的危險！不行，我誠懇地謝謝吧。我明白，你爲什麼要到那裏去！你想在那裏聽見庫爾恰樂夫，那個最不悔改的無神論者，那個我不許他進我們的人。所以你總是拖你的孀母，一點也不考慮我爲了你的

滿足會折斷腿或是折斷手？

瑪蓮卡：我不明白，ma tante，爲什麼你不喜歡庫爾恰夫？

屠魯茜娜：我怎麼會喜歡他？他當着我的面嘲笑最聖潔的聖物。

瑪蓮卡：什麼時候，ma tante，什麼時候？

屠魯茜娜：永久，經常，他嘲笑我的朝聖的人，嘲笑我的瘋僧。

瑪蓮卡：你是說——他嘲笑聖物。

屠魯茜娜：是呀，當然；我有一次對他說：你看，我的馬特列莎——由於成聖的關係，腦已經開始發亮了；他說，這不是由於成聖，而是由於發狂。就是這一點，我一輩子永遠也不原諒他了。年輕人把自由思想自由到什麼程度啊，把自己得忘忘到什麼程度啊！我看人是難得看錯的，已經看出來，他是怎樣一個人。我昨天收到兩封信。你願意的話，你看看。

瑪蓮卡：難道無頭信可以相信嗎？

屠魯茜娜：假使是一封信，還可以懷疑，而現在是突然兩封信，並且是出於不同人的手筆。

（僕人上，給屠魯茜娜遞上一封信。）

葛利高利：流淚人來了。

屠魯茜娜：他說什麼，天曉得。噯，反正都是一樣，大概是敬拜上帝的人。去吩咐給他們吃。（僕人下，屠魯茜娜看信）。又是一封信。右樣子，是一位有身份的女人寫的。（右聲讀）。仁慈的屠魯茜娜太太，雖然我無辜……（伊葛地讀）。你瞎呀！你選擇庫爾恰夫這樣的人，使我怕先爲可憐的瑪蓮卡四命流淚；……以及諸

如此類的話。

瑪憲卡：奇怪！我簡直不知道，對於這種事該怎麼設想。

屠魯茜娜：難道你現在就要跟我爭論嗎？不，我的朋友，假使你一定願意的话，那末你就嫁給他吧。（嘆息）我不願意人家管我叫女獨裁。不過你要知道，你這樣做使我痛苦，你幾乎沒有理由可以埋怨，假使我不給你……

瑪憲卡：不給錢……

屠魯茜娜：主要的，是不給你祝福。

瑪憲卡：不，ma tante，你別怕！我是莫斯科小姐，沒有錢，沒有親生的允許，我是不出嫁的。我喜歡庫爾恰夫夫；但是，假使你不贊成的話，我可以不嫁給他，我並不會因此生什麼肺病。但是ma tante可憐可憐我！除了你的福，我有錢。我要過舒服的日子。

屠魯茜娜：我明白，我的朋友，我明白。

瑪憲卡：隨便你給我找一個什麼樣的未婚夫，不過只要有身份的人，我毫不反對可以嫁給他。我要出出風頭，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我們現在這樣生活，你自己想想看，我寂寞，很寂寞。

屠魯茜娜：我能夠遍身處地地為你着想。在你這樣的年齡，愛熱鬧是應該原諒的。

瑪憲卡：等我年紀大一些，ma tante，我，十分可能，將要和你一樣生活，——這一點我們是天性相同的。

屠魯茜娜：求上帝，我全身心的願望你這樣。這是一條直路，真正的路。

瑪憲卡：是這樣，ma tante，但是我先要出嫁。

屠魯茜娜：我不想瞞你，我非常為難。現在年輕人是學得這樣壞，簡直很難找到一個我所喜歡的人；我的條件你是知道的。

瑪憲卡：哎呀，ma tante，難道全莫斯科都找不着嗎！莫斯科有什麼沒有啊。要什麼有什麼。你有這許多認識的人。可以去問這個問那個；克魯季茨基，馬羅葉夫，高羅杜林都會幫你的忙，都會給你指點，或是給你找到正就是你所需要的那樣的女婿。這是我可以相信的。

屠魯茜娜：克魯季茨基，高羅杜林！他們是這種人呀，Marie^①。他們會騙人，或是自己被騙。

瑪憲卡：那怎麼辦呢？

屠魯茜娜：要等候指點。沒有特別的指點，我是怎麼也決不定的。

瑪憲卡：這指點從那兒來呢？

屠魯茜娜：很快你就會知道從那兒來；這指點今天就可以出現。

瑪憲卡：不要不讓庫爾恰葉夫進我家門；讓他來好了。

屠魯茜娜：不過你要知道，他不配做你的未婚夫。

瑪憲卡：我完全信託你；我是你順從的，最順從的姪女。

屠魯茜娜：（旁地）。你是可愛的孩子。

瑪憲卡：我要發財，我要過快樂的日子。你從前不也是過快樂的日子嗎，ma tante？

屠魯茜娜：你從那兒知道的？

① 瑪憲卡的俄文名字。

瑪憲卡：我知道，知道，你生活得很快樂。

屠魯茜娜：是的，你稱爲知道一些，但是你不能夠，也不應該一切都知道。

瑪憲卡：反正都是一樣。你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女子，我就拿你來給我
自己做榜樣。（擁抱瑪憲卡）。我多想生活得很快樂；假使我犯罪
的話，我就悔改。我要和你一樣犯了罪再悔改。

屠魯茜娜：廢話，Marie！廢話！

瑪憲卡：（把兩手相疊）。對不住。

屠魯茜娜：你已經談得很多了。我疲倦了，讓我休息一會，稍微安心一
下。（吻瑪憲卡；坐下）。可愛的姑娘！簡直不應該生他的氣；我
想，就連她自己也不明白她在胡說些什麼，她怎麼會明白呢？這樣
愛說話。我把全部的氣力都用出來使她幸福；這是她完全當得起
的。她是多麼懂事，多麼順美！她那百依百順的苦心幾乎把我感動
得流下淚來。真的，她是這樣激發我。（嘆息）永，爲利高利上。

葛利高利：克魯季茨基先生到。

屠魯茜娜：請！

〔克魯季茨基上。〕

第二場

屠魯茜娜和克魯季茨基

克魯季茨基：（拿起她的手）。怎麼，還是神經質嗎？啊？

屠魯茜娜：神經質。

克魯季茨基：不好！你看手都是冷的。你那們，已經很……

屠魯茜娜：什麼？

克魯季茨基：就是說，很用功……嚶，很勞碌自己……不要很那個……

屠魯茜娜：我已經請求過你別跟我說這種話。

克魯季茨基：好吧，好吧，我就不說。

屠魯茜娜：請坐。

克魯季茨基：不，沒有關係，我不疲倦。我是出來散步的，後來一想，去拜訪拜訪老朋友，老相好的……嚶，嚶，嚶……你記得嗎，我們不是……

屠魯茜娜：噫，別回憶吧！我現在……

克魯季茨基：怎麼一回事？怎麼別回憶……你的過去有很多有趣的事情。假使照你的看法，有什麼是不好的，那末，大概你早已悔改過了。我，可以對你承認，我倒總是懷着愉快來回憶的，並且一點也不悔改……

屠魯茜娜：（帶着懇求的樣子）。別說了！

（葛利高利上。）

葛利高利：太太，顧先生來了。

克魯季茨基：什麼？

◎ 原來是Уродливый（「醜八怪」）；和Юродивый（「瘋僧」）的音相近，據認為原物若音近見，「瘋僧」改為「善行僧」，「醜八怪」改為「顧先生」。

屠魯茜那：葛利高利，你怎麼不驚駭！什麼彌先生？苦行僧。去吩咐給他吃。（葛利高利下）。這些人多麼笨，連最平常的名字都不會叫。

克魯季茨基：不過，我不能說，在現在時候苦行僧是很平常的。除了你這裏，別的地方幾乎碰不著他們。我要談剛才所談的話。請你原諒，我只不過要對你說，從前，你過另外一種生活的時候，你要健康些。

屠魯茜那：是身體健康些，並不是精神健康些。

克魯季茨基：啊，這個我可知道了，這個我不在行。一般地說，你的樣子要健康些。你還相當年輕……你還可以稱心稱意地生活一下。

屠魯茜那：我是稱心稱意地生活呀。

克魯季茨基：噢，我意思是說，收心還早呢。

屠魯茜那：我請求過你……

克魯季茨基：那末，對不住，對不住，我不說了。

屠魯茜那：你是一個奇怪的人。

〔葛利高利上。〕

葛利高利：太太，奇怪的人^②來了。

屠魯茜那：他從那來的，你沒有問？

葛利高利：他說，是從無名國來的。

屠魯茜那：讓他進來，把他和那些人一同坐席。

② 原文是 Странный человек, (Странник)「孤獨的人」，（「朝聖的人」），和 Странный человек（「奇特的人」）同音。

葛利高利：太太，他們在一起，恐怕要……

屠魯茜娜：去，去！（葛利高利下）。

克魯季茨基：這些從無名國來的人，你也得吩咐問問他們的護照才好。

屠魯茜娜：爲什麼？

克魯季茨基：因爲和他們來往呀，禍害就在眼前。有一個人也收留三個
巡禮的人。

屠魯茜娜：那末怎麼樣呢？

克魯季茨基：原來三個人都是很高明的雕刻家。

屠魯茜娜：那有什麼禍害呢？

克魯季茨基：這是一種復贖的手藝。

屠魯茜娜：雕刻的手藝有什麼不好呢？

克魯季茨基：他們躲在破屋子裏並不是彫人像。

屠魯茜娜：（無聲地）。人頭？[⊖]

克魯季茨基：可不是人頭！洋錢上的人頭！[⊖]

屠魯茜娜：（驚惶地）。啊呀，你說什麼？

克魯季茨基：（坐下）。就是這個語氣！做好事是做好事，但也不妨小心些。你要特別謹慎。這已經是大家知道的事情了，既然你這位太太非常願意做好事，那末騙子們成要來想好處了。因爲在這種時候來騙你是很方便的。

屠魯茜娜：我是爲行善而行善，並不問什麼人。我想跟你商量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 立即將錢換成銀幣。

克魯季茨基：（坐近些）。什麼事？說呀！我很高興、很高興盡我的力
為你效勞。

屠魯茜娜：你知道，瑪憲卡現在年紀已經不小了……

克魯季茨基：是，是，我知道。

屠魯茜娜：你心目中有沒有年輕人？你知道我要那樣的人？

克魯季茨基：你要那樣的人？這就是難題所在。年輕人還少嗎……對
了，慢點！有。正就是你所需要的那種人，有。

屠魯茜娜：誰的嗎？……

克魯季茨基：我來告訴你。少年老成，聰明，是個貴族，能夠飛黃騰
達。總而言之是個很能幹的小夥子……小夥子是很能幹的。是人家
把他介紹給我做些事情的；啊，我，那個，你知道，把他考了一
考，哼，真了不起！那孩子什麼都行！前程遠大，很遠大，你看着
吧。

屠魯茜娜：他是誰呀？

克魯季茨基：他叫什麼！讓我記記看！是的，慢點，他給過我地址，這
地址我現在用不着了，有人知道。（摸出一張紙來）。有了！
（讀）。葉高爾·德米特利葉維奇·莫路克夫！寫得多好！清楚、
整齊、好看！看字跡立刻就可以知道性格！整齊，就是循規蹈
矩……圓潤的，沒有花飾，噯，就是，並不是自由思想的人。你拿
去，也許，有用處。

屠魯茜娜：（接過地址）。謝謝你。

克魯季茨基：謝什麼！還要謝嗎。是我們的義務！（站起來）。再見。

可以再來嗎，啊？還是生氣了？

屠魯茜娜：哎呀，你說什麼！我向來，向來歡迎的。

克魯季茨基：就是末！我是好意說的。可惜。

屠魯茜娜：來啊。

克魯季茨基：老交情？嘿，嘿，嘿！……好吧，再見。（下）。

屠魯茜娜：這個人年紀大了，可是多麼輕浮。怎麼能相信他呢？（把地址藏在口袋裏）。不過關於這位葛路茨夫還是應該打聽打聽。

（葛利高利上。）

葛利高利：高羅杜林先生到。

屠魯茜娜：請。

（葛利高利下。高羅杜林上。）

第三場

屠魯茜娜和高羅杜林

屠魯茜娜：你才啦，歡迎，歡迎。你怎麼好意思！你怎麼老不來？^①

高羅杜林：事情忙，事情忙。一會是宴會，一會又是鐵路通車。

① 原文是：『根據舊的記憶』。

② 這一句原文的原意是：『我很高興看見你。你不怕苦悶！你怎麼丟失了嗎？』為了比較中國化起，改譯如上。

屠魯茜娜：有點不相信。你到我這兒來乾脆覺得無聊罷了；不過，究竟有時也來走走，那倒要謝謝。我們的事情怎麼樣了。

高羅杜林：什麼事？

屠魯茜娜：你已經忘記了？那可好極了！十分感謝你。我辦事真糊塗，居然託你辦事。你是有貴忙的人；你那有功夫想到可憐的、不幸的、被壓迫的人！那兒值得做這種小事情！

高羅杜林：你居然說被壓迫的人嗎？關於被壓迫的人，我是什麼也想不起來的。啊，請慢，我現在想起來了；你，大概，曾經請我打聽過算卦的？

屠魯茜娜：不是算卦的，是算命的，——這有很大的差別；我無論如何是不會去找算卦的。

高羅杜林：對不住！我承認我的愚昧無知；我對於這種細膩之處是很不行的。總而言之，是參議會收發員的里奇，施馬迦葉夫的寡婦。

屠魯茜娜：不管她有什麼醜聞，反正都是一目。無論如何，她是一個很可敬的女人，過着很嚴格的生活，我得到她的特別信任，所以我覺得很驕傲。

高羅杜林：得到她特別信任的，從案情裏可以看出來，是一個退伍兵士。

屠魯茜娜：你怎麼這麼說！這都是無稽之談，是胡謔！因為她很成功，和比較上流的人家有來往，人家崇拜她，所以誹謗她。但是我希望，她可以被洗清，清白無罪是應該勝利的。

高羅杜林：不，她只配去充軍。^②

屠魯茜娜：（稍靠站起來）。怎麼？呵，這就是你們捧上天的法院！把一個無辜的女人去充軍，爲了什麼呢？因爲她有利於別人嗎？

高羅杜林：並不是爲了她算卦才判她罪。

屠魯茜娜：你別跟我說這種話！這一切都是有利於現在時髦的不信上帝。

高羅杜林：她判罪是爲了隱匿明明知道的贓品，爲了隱匿罪犯，並且爲了毒害一個什麼商人。

屠魯茜娜：哎喲，我的天呀！你這是說的什麼？

高羅杜林：神聖的眞話。這個商人的妻子來買給她丈夫一貼魔力藥草，讓丈夫更加愛他，——於是就用紅葡萄酒，如法泡製藥草；不過忘掉一件事——去問問衛生局是否准許。

屠魯茜娜：那商人怎麼樣呢？

高羅杜林：見勁了。他死了，不過並不是由於愛情而死的。

屠魯茜娜：我看，你覺得這一切都很有趣。律師和醫生是沒有心肝的。難道就找不到一個人出來爲這個可憐的人辯護一下？

高羅杜林：你聽啊，有一位最好的律師爲她辯護，雄辯滔滔不絕，滔滔泛濫，泛出了堤岸，最後在幾乎聽不見的淙淙之聲中，靜止下來了。一點辦法也沒有，她自己把什麼都招認了。起初是那個享有她特別信任的兵士，後來是她自己承認。

② 原文爲「她應該去特拉貝多河上船」，魯拉與卡爾斯是 羅公格，舊俄時代愛他的犯人也都逃避着這河駛往中津波格東方的內瓦河而去。

屠魯茜娜：我沒有料到有這種事情！多麼容易看錯人啊！世界上簡直不能生活了！

高羅杜林：並不是不能夠，而是，假使對於事情的瞭解很模糊，確實是很難的。現在關於精神病的科學相當進步，所以幻覺……

屠魯茜娜：我已經請過你別跟我說這一些。

高羅杜林：對不住，我忘了。

屠魯茜娜：就讓我看錯人吧。就讓人家欺騙我吧。但是幫助別人，為不幸的人奔走——對於我是唯一的最高幸福。

高羅杜林：至高的幸福不是說着玩的。現在最高幸福的人是難得可以遇到的。

〔葛利高利上。〕

葛利高利：醉倒幸福的人來了。

高羅杜林：難道？

屠魯茜娜：他是怎麼樣的人？

葛利高利：想來是亞洲人。

高羅杜林：我想也是。

屠魯茜娜：你為什麼以為他是亞洲人呢？

葛利高利：因為很可怕。簡直看一眼都駭人。太大，若是在晚上的話，——天老爺，可別叫他來啊！

屠魯茜娜：這麼可怕？怎麼虛胡說？

① 俄文 Блаженный 可以當「最高幸福的人」講，也可以指裝瘋作傻的瘋癲漢，葛利高利在這裏所說的是「瘋僧」，但為求講者起見改用「憐憫幸福的人」。

葛利高利：吃不得了。渾身長滿了毛，只看見一對眼睛。

屠魯茜娜：希臘人，一定是。

葛利高利：不很像希臘人，皮色還沒有到那個程度。不過倒有點像匈牙利人。

屠魯茜娜：什麼匈牙利人？你怎麼儘說謊話！

葛利高利：對了，他說是捉捉子的籠子的。

屠魯茜娜：讓他進來，給他吃。問他：他要什麼不。

葛利高利：他，我想，是特別……

屠魯茜娜：噢，下去，別多嘴！

葛利高利：是！（下）。

屠魯茜娜：我求你一件事情，高羅杜林。

高羅杜林：洗耳恭聽。

屠魯茜娜：我是說馮訖卡的事情，你有沒有物色到什麼人？

高羅杜林：女婿嗎？隨了我吧！你怎麼想到來求我呢？噫，我有那一點像莫斯科的媒婆呀？我的天職是有結解結，不是無結打結。我反對任何鎖鏈，甚至於夫婦的鎖鏈也反對。

屠魯茜娜：你自己也套着這鎖鏈。

高羅杜林：就爲了這個緣故所以我甚至於不願意給無論那一個強權的粗漢^②套上這鎖鏈啊。

① 指他是在法庭裏做案的。

② 原意是「希臘人」。因爲標準的監獄警在俄國叫「希臘人」，所以常常常用希臘人來代替稱呼是押犯監的漢子。

屠魯茜娜：別說笑話，沒有嗎？

高羅杜林：慢點，我前天看見一個什麼人的；他的腦門上寫着幾個字：好女婿。看樣子，他馬上就要娶一個有錢的新娘。

屠魯茜娜：你想想看，想想看，是誰。

高羅杜林：對了，對了……叫葛路莫夫。

屠魯茜娜：人好嗎？

高羅杜林：人很誠實，除此之外，我一無所知。不說笑話，是個很出色的人材。

屠魯茜娜：慢點，你說什麼名字？（從口袋裏摸出一張紙來）。

高羅杜林：葛路莫夫。

屠魯茜娜：是高爾·葛路莫夫？

高羅杜林：是的。

屠魯茜娜：克魯季茨基也跟我提起他。

高羅杜林：那末，就是他，他的腦門上掛着牌子，那就是說，他生來就是掛着牌子的。再見！（鞠躬，下）。

屠魯茜娜：這葛路莫夫究竟是什麼人呀？我今天已經第二次聽到這個人的名字了。雖然我不相信克魯季茨基，也不相信高羅杜林，但是無論如何總有些道理，既然是完全相反信念的人都讚美他。（敲鐘。葛利高利上），叫小姐，並且告訴大家都到這裏來。

（葛利高利下。）

伊凡·雅柯夫里奇^②死了，對於莫斯科的損失多麼大呀！在他活着

^② 當時莫斯科的一項藝術家，這位作者為預言家。

的時候，在莫斯科生活，那有多麼方便，多麼隨便。弄得我現在夜裏睡不着，老是想，怎麼安排瑪憲卡呢？若是搞錯了什麼，我的心裏是有罪過的。若是伊凡·雅柯夫里奇活着，我就用不着想什麼了：只要去一趟，問一聲，——就安心了。等到一個人死了的時候，我們才知道這個人的真正價值！我不知道，瑪憲卡是不是能夠代替得了他，不過，她倒確實有許多優點。

（瑪憲卡、女食客甲¹，拿一隻紙烟，像一本書似的捧在胸前；女食客乙²，雙手托着一隻金碗。）

第 四 場

女食客甲（在桌旁坐下），女食客乙（從牙醫當娜腳旁跑去，上坐下）

女食客甲：吩咐把牌攤開嗎？

屠魯茜娜：慢點！噯，瑪憲卡，關於你的事，我和克魯季茨基、和高羅杜林都談過了。

瑪憲卡：（激動地）你說呀。繼續談下去。我順從你的意志，我現在正心急地等候着你的決定。

屠魯茜娜：他們兩個人都介紹一個人，好像約好了似的。

瑪憲卡：那好極了。那是可以婚配的人了。這人是誰呀？

屠魯茜娜：但是我不相信他們。

女食客甲：攤牌嗎？^①

屠魯茜娜：算算命看！他們說的對不對？（對瑪憲卡）。我不相信他們，他們會看錯人的。

瑪憲卡：爲什麼，ma tante？

屠魯茜娜：他們是普通人。（對女食客乙）。別把狗坪了！

瑪憲卡：那末你相信誰呢，ma tante？相信和言家？我有些害怕。

屠魯茜娜：很自然。應該是這樣，並且一定會害怕。我們不能夠，並且也不應該一點也不害怕地把未來的幕拉起來。在這幕的後面，有着幸福、有着不幸、有着你的生、也有着你的死。

瑪憲卡：誰給我們把幕拉起來呢？

屠魯茜娜：有權力的。

（葛利高利上。）

葛利高利：馬轟法到。

屠魯茜娜：你看，什麼人！

（站起來，去迎接馬轟法，大家讓她去。馬轟法上。）

第五場

同上的人和馬轟法

① 原文是「你命令嗎？」意即命令應出謀來算命嗎？

屠魯茜娜：請大駕進來！

馬轟法：我是來了呀！破破爛爛的去，破破爛爛的來。

女食客甲：（感動地）。哎呀，我的天呀！

屠魯茜娜：（光暴地）。住嘴！

馬轟法：（坐下）。來了就坐，像個懶婆。

女食客乙：（讚嘆地）。噢，噢，噢，噢！哦，了不得的聰明！

女食客甲：上帝引導來的，居然有這麼一天！

馬轟法：（低聲地）。你瞪着眼睛做什麼？

屠魯茜娜：居然能夠見到你，真是榮幸得很。

女食客甲：噢，真榮幸！

女食客乙：人家很榮幸。

屠魯茜娜：馬轟法婆婆，我們等候你的指點。

馬轟法：等候！等的人穿着皮鞋^①，來的人穿着草鞋。

女食客甲：天呀，天呀！你們記住，你們好好地記住。

屠魯茜娜：我想問問你……

馬轟法：你別問，我預先知道。知道的奔馳，不知道的睡覺。少了一些姑娘，就多了一些婆娘。

女食客乙：對了，對了，對了。

屠魯茜娜：我們要打聽一個人。你能不能給奴隸馬麗雅指點指點呢？也許，你在夢中見過，或是見過異像……

① 此處原文用「皮鞋」，為了過於風寒的景物，和「一向的「草鞋」連貫起見，改為「皮鞋」。

馬蘇法：見過異像，見過。從高山下來一個葉高爾。

女食客乙：說下去啊！是葉高爾！

瑪憲卡：（對屠魯茜娜低聲地）。庫爾恰葉夫不也是叫葉高爾嗎。

屠魯茜娜：慢點。他是怎麼樣的人？

馬蘇法：我怎麼知道？你看見了，你就知道了！

屠魯茜娜：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他？

馬蘇法：盼領的客人，不請就來。

女食客甲：請注意！請注意！

屠魯茜娜：你就給我們說一個相貌吧。

女食客乙：第一：應該問，頭髮是什麼樣的。人家總是這樣問的，這個你怎麼不知道？

屠魯茜娜：唉，你別開口！頭髮是什麼樣的？

馬蘇法：給人家的是個害人精，給你們的頭髮像黃金。

瑪憲卡：金頭髮。庫爾恰葉夫不也是金頭髮嗎。也許就是他？

屠魯茜娜：你不是聽見說嗎，——是異像。難道一個驃騎兵會變一個歌拜上帝的人，顯現在異像裏嗎？你怎麼這樣沒有腦經啊。

女食客甲：哎呀，簡直奇怪！牌上算出來也是葉高爾。

屠魯茜娜：你說什麼廢話！牌上怎麼會算出名字來？

女食客甲：唉！我說錯了。我們的舌頭真是……我是要說，牌上算出也是金頭髮。

屠魯茜娜：（對馬蘇法）。你什麼都知道，可是我們是有罪的人，我們還懷疑。名叫葉高爾的很多，金頭髮的也不少。

馬聶法：無緣遠在天邊，有緣就在門前。

屠魯茜娜：（和其餘的人）。就在門前？

馬聶法：你們打扮呀，你們預備呀，客人就要來了。

屠魯茜娜：什麼時候？

馬聶法：就在這個時候，就在這一眨眼的當口。（大家都轉過頭去看門。瑪利高利上）。說到就到，帶着胡桃^①。（站起來）。

瑪利高利：馬碼葉大到。

屠魯茜娜：一個人嗎？

瑪利高利：有一位年輕的少爺跟着他，是一個金頭髮的。

女食客甲：哎喲！我們是活着嗎？

女食客乙：我們是不是都在做夢呀？

屠魯茜娜：請！（擁推瑪憲卡）。你看，瑪憲卡，上帝聽到我的禱告了！（坐下，喚婢遞水）。

瑪憲卡：這是這樣不平凡呀，ma tante，我全身直抖擻。

屠魯茜娜：慢點，安心點，我的朋友：你等會再出來。（瑪憲卡下）。

馬聶法：凡事收梢完結，總是大吉大利。（走向門口）。

屠魯茜娜：（對女食客）。攙着她走，請她喝茶，喝茶。

馬聶法：誰要是喝茶，誰的希望就不大。

屠魯茜娜：那末，她要什麼，就給她什麼。

（女食客攙着馬聶法的手，向門口走去。在門口站下。）

女食客甲：就看一眼也好。

① 原文用「胡桃」，並沒有什麼意思，只是為了和「瑪」字押韻。

女食客乙：這樣的奇蹟不看，死不閉眼。

（馬瑪葉夫和葛路莫夫上。）

第 六 場

屠魯茜娜，馬瑪葉夫，葛路莫夫，馬基法和女食客

馬瑪葉夫：屠魯茜娜，讓我把我的兒子介紹給你：葉高爾·葛路莫夫。

女食客甲乙：（在門口）。哎喲，葉高爾！哎喲，金頭髮！

馬瑪葉夫：請你照應他。

屠魯茜娜：（站起來）。謝謝你！我一定像照應親生的兒子一樣，照應他。

（葛路莫夫吻她於手。）

第 四 幕

第 一 景

克魯季茨基的會客室。一扇門通外面，一扇門向右通書室，
向左通大廳。一張桌子和一張椅子。

第 一 場

葛路莫夫上，僕人站在門口，然後克魯季茨基上

葛路莫夫：去通報！

僕人：（向書室的門裏張了一眼）。馬上就出來。

（克魯季茨基上。僕人下。）

克魯季茨基：（點頭）。預備好了？

葛路莫夫：預備好了，大人。（遞上一本簿子）。

克魯季茨基：（接過簿子）。整齊、漂亮、出色。好極了，好極了！條
陳……爲什麼不叫計劃？

葛路莫夫：大人，建議什麼新東西的時候，才叫計劃；您大人的意思正
相反，是排斥一切新的東西……（帶著諷刺的微笑）。完完全全是

對的，大人。

克魯季茨基：你是這樣想嗎，條陳？

葛路莫夫：用條陳要好一些。

克魯季茨基：條陳？那末，好吧，就用條陳。「論一般革新有害之條陳」。「一般」這兩個字不多餘嗎？

葛路莫夫：這是您大人的主要思想，一切革新，一般地說，都是有害的。

克魯季茨基：不過，根本的、斷然的革新才有害；但是，假使把什麼重要的事情改變一下，改善一下，我一點也不反對呀。

葛路莫夫：假使是這樣的話，這並不是革新，而是糾正，是整頓。

克魯季茨基：（壓低嗓子自言自語）。是的，是這樣，對，聰明，聰明。年輕的人呀，你這裏有，有。我很高興；你努力吧，有厚望焉！

葛路莫夫：十分感謝，大人。

克魯季茨基：（戴上眼鏡）。我們再往下看看！我倒很想知道，你是怎樣開始來說明我的主要目的的。『第一條。任何革新在本質上都是有害的。什麼叫做革新？革新包含兩種行動：一、取消舊的，二、在舊的地位接上什麼新的。這兩個行動那一個有害處？無論前者，無論後者，害處都是一樣的：第一，我們取消舊的，是讓思想的危險追隨性，去追究原因的空隙，爲什麼要求取消這個，取消那個，並且會造成這樣一個思想上的結論：一定是取消了什麼沒有用的東

● 用條陳好，比字數少，是極其顯然，不待言。

西；取消了某某機關，那就是說，這機關是沒有用的。這是不應該的，因為這會引起自由思想，好像是號召議論那不應該議論的事情。」很通順，很聰明。

葛路莫夫：並且很有道理。

克魯季茨基：（讚）。「第二，我們按上新的，好像是對於所謂時間的精神作讓步，這精神不是別的，正就是考究空洞思想。」敘說得很明白。我希望，這對於任何人都能明白；所謂很通俗。

葛路莫夫：總編要敘述得很狡猾，但是不可否認的真理……

克魯季茨基：你以為這是不可否認的真理嗎？

葛路莫夫：完全相信，大人。

克魯季茨基：（蹙額一下）。他們為什麼不再放一張椅子？

葛路莫夫：沒有關係，我站好了，大人。

克魯季茨基：當然，不能讓隨便什麼人坐；若是別的人，會坐下來不走的……收賬的小夥計或是裁縫來了，坐下來不走……

葛路莫夫：請您不要不安，大人。我應該請求您大人的原諒。

克魯季茨基：怎麼回事，我的好朋友，怎麼回事？

葛路莫夫：在您的條陳裏有些字眼和句子我絲毫沒有改動，都保留下來了。

克魯季茨基：為什麼？

葛路莫夫：現代語言要表示您全部思想的優美性是太沒有力量了。

克魯季茨基：舉一圓例？

葛路莫夫：第二十五條：關於議會小公務員的待遇……

克魯季茨基：怎麼樣呢？

葛路莫夫：一個極好的思想，您大人表示得非常有力，就是小公務員的薪水不應該增加，一般地說，他們的待遇不應該改善，相反的，主任和委員的薪水則要大大地增加。

克魯季茨基：我不記得了。（翻閱簿子）。

葛路莫夫：大人，我倒記得很牢，並且不僅是這一條，全部條陳都記得。

克魯季茨基：我相信，但是我很奇怪。爲了什麼？

葛路莫夫：因爲我的全部生活還在將來；應該囤積一些學問；這樣的機會不是時常可以遇到的；假使遇到的話，那末應該好好地利用它。從雜誌裏是學不到智慧和學問的。

克魯季茨基：可不是！

葛路莫夫：年輕人是不難越出常軌的。

克魯季茨基：值得讚美，值得讚美！看到年輕人有這樣的思想方法，很愉快。不管是談論什麼，有善意總是好事情。

葛路莫夫：是第一要緊的事情，大人。

克魯季茨基：那末，我那裏，在第二十五條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葛路莫夫：第二十五條。『議會增加薪水，假使有什麼理由，並且是必要的話，應該仔細加以審查之後再辦理，並且只是給議會的主任和議員增加，決不是給低級公務員增加。高級公務員增加薪水，只能夠爲了一個目的而辦理，就是要使表面有光彩，用以維護官憲的偉大，官憲是應該有這種偉大性的。若是下屬吃得飽飽的，過得心滿

意足的，那就會形成與他地位不相符合的莊嚴闊綽和自尊自大，所以爲了使公事能夠辦得順利和齊整，下屬應該小心翼翼，經常戰戰兢兢。」

克魯季茨基：是的，是這樣，對了，對了。

葛路莫夫：「戰戰兢兢」這四個字，大人，使我佩服極了。

克魯季茨基：（專心致意於閱讀，不時睇一眼葛路莫夫。好像是隨便帶過一句）。你要抽煙的話，你就抽吧。火柴在壁爐台上。

葛路莫夫：我不抽煙，大人。不過，您意思怎麼樣？

克魯季茨基：這還要問！關我什麼事？叔父見過你這篇東西沒有？

葛路莫夫：怎麼可以呢！我怎麼敢呢！

克魯季茨基：是呀，就是這個事呀。他只會說，他是聰明的，其實他完全是個大笑人。

葛路莫夫：我不敢跟您爭辯。

克魯季茨基：他只會教訓別人，可是讓他自己去寫寫看，我們倒要看看。他女人也是一個了不得的傻婆娘。

葛路莫夫：我也不能爲她辯護。

克魯季茨基：你怎麼跟他們過得下去的，——我不明白？

葛路莫夫：爲了窮，大人。

克魯季茨基：你做事嗎？

葛路莫夫：快要做了。靠婦母的照顧，高羅甘林答應給我弄一個位子。

克魯季茨基：居然找到這種人。他會把你插到什麼地方去的。不過你得找一個可靠一些的位置，所有那些高羅甘林的機關，很快就會關門

的，你看着好了。我們是把他當做一個危險人物看待的。你要注意這一點。

葛路莫夫：我不進新機關……

克魯季茨基：是的，是的。我已經想過了……噯，那有什麼呢，你就去進吧。沒有事情鬧噓牙，更壞。等以後，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可以給你寫幾封信到彼得堡去，——你調個地方，——那裏可以做得出名一些。你的過去很好，完全清白嗎？可以介紹你嗎？

葛路莫夫：我不用功讀書，大人。

克魯季茨基：噯，那有什麼呢，這沒有關係。要是太用功了呀，恐怕，那只有更壞。沒有什麼更重要的嗎？

葛路莫夫：我真誠意地向您大人承認……

克魯季茨基：（嚴肅的舉子）。怎麼一回事，你還是直說的好。

葛路莫夫：年紀輕、犯過失、貪玩……

克魯季茨基：說，別害怕。

葛路莫夫：在大學生生活中，大人……我不過多守一些舊習慣。

克魯季茨基：什麼舊習慣？你是分離派？還是怎麼的？

葛路莫夫：我是說並不像現在的大學生那樣做人。

克魯季茨基：那末怎麼樣呢？

葛路莫夫：荒唐了一下，大人；過了規定時間，鬧過一點事情，和警察發生過一點小衝突。

克魯季茨基：不過如此？

● 摺十七和十八世紀俄國正教的分離派，通常把革新派都稱為分離派。

葛路莫夫：別的什麼也沒有。求上帝保佑我！求上帝保佑！

克魯季茨基：這有什麼呢；這甚至於還很好呢。本來應該這樣子。年輕的時候應該喝啊，荒唐啊。這有什麼害羞的？你又不是大姑娘。那末，就這樣，我對於你這個人完全放心。我不喜歡做忘恩負義的人。我一見你就喜歡你了；我已經在一個人家爲你說了一句話。

葛路莫夫：屠魯爾那告訴我了。我找不到言語可以感謝您大人。

克魯季茨基：人家給你做媒還是怎麼的？這是一筆很不錯的賭注啊。

葛路莫夫：我並不看重錢，大人；那小姐是很好的。

克魯季茨基：噢，那我就不會跟你說話了。老弟，女人都是一樣的；就拿你孀母來說，我知道，她是個假學人。

葛路莫夫：現在人家不看重愛情，大人；不過我親身經歷，我知道愛是很偉大的感情。

克魯季茨基：請你還是不要看重愛情吧，無論什麼人，既不會因爲看重愛情而溫暖，也不會寒冷；到那裏，說那裏話。約摸四十年以前，我在別薩臘比亞就有過這樣的事情，我簡直爲愛情送了命。你看我做什麼？

葛路莫夫：請你說下去，大人！

克魯季茨基：熱得發昏了。所以你還是不要看重。噯，怎麼樣，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你！我很高興。你將來做資本家，我們給你找一個又有名望，又很穩當的位子。我們需要這樣的人。你不是要做我們這一種人嗎？我們現在需要幫手，否則年輕的小夥子要來壓過我們了。——對了，我的親愛的，你那份心血，我應該給你多少報酬？

葛路莫夫：請別使人難堪，大人！

克魯季茨基：你別使我難堪！

葛路莫夫：假使你要給我報酬的話，那末，大人，就請你賞我一點幸福吧！

克魯季茨基：怎麼回事？給什麼幸福呢？

葛路莫夫：結婚是終生大事，終身的重要步驟……請你不要推却！……

有你這樣年高德碩的人祝福，可以作為幸福的保證……認識您大人這樣的要人已經是幸福，在某種關係上我們是親屬，雖然是精神的親屬，但是，這甚至於對於未來的子女……

克魯季茨基：要我做代理家長還是什麼？我有點不明白。

葛路莫夫：求你賞我幸福，大人！

克魯季茨基：可以，可以！你就這樣說好了。這又不是難事。

葛路莫夫：這事我要轉告於魯茜娜。

克魯季茨基：請轉告好了。

葛路莫夫：大人，還要我做什麼嗎？

克魯季茨基：不要了。

葛路莫夫：向你誠懇鞠躬。

克魯季茨基：關於我的手稿，你別給人家提。這手稿不久就要印出來，自然，不用我的名字；是一位編輯請我弄的；這雖然很奇怪，他是一個很有地位的人，他却這樣敬重地寫信給我說：大人，賞我一點幸福，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話。假使提到誰寫的問題，——你就裝着不知道。

葛路莫夫：遵命 大人！（鞠躬，下）。

克魯季茨基：再見，我的喜愛的！爲什麼把年輕人罵得這樣利害？可見，年輕人也有好的；年紀輕輕的，又聰明，又有良心。他很會諂媚，又好像有些傲慢；等羽毛長豐滿了，這一點，也許，就會改好。假使心底裏真有這種卑鄙無恥，那就不好了，假使只是在態度上有這麼一點，那倒還不太糟糕；等有了錢，有了官位，這就會慢慢改掉的。父母一定是窮人，而且母親一定是一個討飯的：「一會吻這個人的手，一會吻那個人的手」；吃慣做慣了。不過，這究竟要比粗笨好一些。

〔僕人上。〕

僕人：馬瑞葉娃夫人到！她在客廳裏。我通報說，您大人太太不在家。

馬瑞葉娃：（在門外）。我來不要緊嗎？

克魯季茨基：不，不！（對僕人）。拿張椅子來！

〔僕人下，帶了一張椅子回來，馬瑞葉娃上。〕

第二場

克魯季茨基和馬瑞葉娃

馬瑞葉娃：你居然要辦公來了！也不去跟年輕的太太們獻獻慫慫！却坐在書房裏！你這不會慫慫的小老頭子！

克魯季茨基：我還有什麼用！我曾經是一匹馬，但是已經騎壞了！嘿——
嘿——嘿！應該把路讓給年輕人了。

馬瑪葉娃：（坐下）。現在年輕人比老頭子卻壞。

克魯季茨基：你來訴苦嗎？

馬瑪葉娃：難道不對嗎？

克魯季茨基：對，對。一點詩意也沒有，一點高尚的感情也沒有。我想，這是因為戲館裏不演悲劇的緣故。若是恢復演奧席羅夫^①的戲，那末青年人就可以養成那種優美的、細膩的感情了。並且要常常每隔一天演一次悲劇。演蘇馬羅柯夫的戲也好。我已經寫好了一個計劃，改善年輕一代人的習氣。准許貴族看奧席羅夫的悲劇，准許普通人民買糖湯。——所有的悲劇，我們曾經都肯得出，現在可不行了！他們就連書都不會看。故所以我們曾經有騎士之風，有光榮之感，而現在却只講金錢。（閉門）。

當情痛的光陰讓我遭受苦難的時候，

我是否等待命運去中斷光陰的殘暴？

我要中斷。

你記得嗎？

馬瑪葉娃：噯，怎麼不記得呢！在這樣的年紀，五十沒有出頭，我怎麼會記不住呢。

① 奧席羅夫（В. А. Озеров, 1769—1816），俄國詩人、感傷主義者，他的作品曾有一個時期頗為風行。他的歷史劇「瓦米特利·米斯德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是由於拿破崙戰爭所激起的，含有愛國思想。

克魯季茨基：對不住，對不住！我認爲你和我同年。對了，我忘記告訴

你！你的親戚，我很滿意。是一個很能幹的青年。

馬瑪葉娃：對不對，很可愛？

克魯季茨基：對，對。不過你們太溺愛他了。

馬瑪葉娃：怎麼溺愛呢？

克魯季茨基：對不住，我又想起來了！（踟躕）。

我並不求你腳下說話的藝術；啊，天！

但是求你現在給我靈魂和感情的語言！

真動人！

馬瑪葉娃：我們怎麼溺愛他？

克魯季茨基：噯，怎麼不是呢！你們給他娶媳婦。給他找到了一個多麼

好的小姐啊……

馬瑪葉娃：（驚訝地）。那個小姐？你弄錯了。

克魯季茨基：（踟躕）。

啊，母親，若是可以的話，請從眼淚之流！

啊，你呀，妹妹，殺滅靈魂的憂愁！

馬瑪葉娃：娶的是誰，是誰？

克魯季茨基：啊呀，我的天呀！是塔魯西耶的小姐。好像你不知道？有

二十萬魯布的陪嫁。

馬瑪葉娃：（站起來）。不會的，不會的！我告訴你。

克魯季茨基：（踟躕）。

一聽到這個消息深思起來，

把沉重的呼吸深藏在自己的胸中，
在你的面孔上可以看出陰暗的悲痛！

馬瑪葉娃：哎喲，你儘唸詩，把我煩死了！

克魯季茨基：不過他呀，看樣子，倒是一個有良心的小夥子。他說，大人，您不要以為我是爲了金錢。他請我去做代理主婚人；他說，您幫個場面吧。是呀，爲什麼不幫呢？他說，我並不是爲了陪嫁；他說，我喜歡那小姐。他說，是安琪兒，是安琪兒，並且說得這樣有感情。噯，那有什麼呢，很好呀！求上帝保佑他……不，你就聽聽斯柯伊^①那本戲裏的詩句吧。（閉嘴）。

俄羅斯人既然答應什麼說出的甜言，
他自很快不氣恥地改變。

馬瑪葉娃：噢喲！

克魯季茨基：你怎麼啦？

馬瑪葉娃：偏頭痛。哎喲，我完全生病了！

克魯季茨基：噯，沒有關係。就會好的。（閉嘴）。

你知道，這惡霸的可靠程度……

馬瑪葉娃：哎喲，去你的！告訴你太太，我本來要等等她的，但是不能夠了，我覺得很難過。哎喲！再見！

克魯季茨基：不要緊的。你怎麼啦？你的樣子很健康。（閉嘴）。

當滑稽歌的面紗穿他的整節，
並且用新扇把他的愉快毀滅……

① 是指奧斯羅夫的劇本。蓋斯柯伊（Донской）是十六世紀鞏都羅古人的俄國統帥。

馬瑞葉娃：再見，再見！（迅速地下）。

克魯季茨基：什麼刺痛了她？你看，跟娘們辦事情！比帶領軍隊都難。

（拿起小簍子）。乘空來做點事。誰都不接見！（走進書房）。

第二景

同第一幕的房間。

第一場

葛路莫夫（手拿日記從側門上），然後是葛路葉娃

葛路莫夫：費好大勁給寫完了。和克魯季茨基的一段有趣的談話，都記下來了。是留給後代的珍貴紀念品！把這段荒唐的話都記下來要費多大勁啊！我，大概，把他的談話稍微誇張了一些。年紀還輕，我着迷了，我着迷了。不過，這是並不討厭的，用油去拌飯是拌不壞的。我的叔叔真是寶貝！他自己教我追求他的老婆。我就在這種地方着迷了。這已經不是鬧着玩的事情了！這應該把耳朵聳起着聽。我們攀親的事，無論怎樣瞞着她，她總會知道的；恐怕，她會出來阻擋，即使不是爲了愛情，也是爲了吃醋；女人是愛吃醋的，並不

是每一個女人都會講戀愛。可是每一個女人却都是吃醋專家。

(葛路莫娃上。)

媽呀，你上層魯茜娜家去嗎？

葛路莫娃：是到層魯茜娜家去。

葛路莫夫：(看一眼錶，震罵地)。你稍爲晚了一點，媽！應該一早就到她那裏去。並且要每天，每天都去。並且就在那裏過起日子來。

葛路莫娃：也會厭煩的。

葛路莫夫：噯，那有什麼辦法呢。去和女傭人、和算命的、和巡禮的、和女食客打成一片；無論給他們送什麼禮，一點也不要吝惜。你現在到大街上去一趟，去買兩隻鼻煙瓶，銀的，不大的，所有這些個女食客，都拚命地嗅鼻煙，都很喜歡禮物。

葛路莫娃：好，好！

葛路莫夫：主要的，是要把一切進口的門和出口的門都看守得好好的，無論什麼可疑的人物，無論在什麼形式之下，都不能闖進屋子。爲了這個緣故，你要籠絡女傭人：女傭人的嗅覺是很靈的。好吧，再見！趕快一些，讓好日子早點定下來。

葛路莫娃：據說最近也非要一個禮拜之後不行。(下)。

葛路莫夫：噢，多麼久！要你受累了。財富簡直自己往手裏爬得來；把這樣的機會失之交臂是很可惜的，並且是不可抗拒的罪過。(坐到桌子跟前)。我是要把什麼補進日記本的？對了，要記一下零用賬。給女食客買兩隻鼻煙瓶。(聽到馬車聲音，走到窗戶跟前去)。是誰？馬瑪葉娃。真是奇蹟！她知道，還是不知道？馬上就可以看

出來。

(馬瑪葉娃上。)

第二場

葛路莫夫和馬瑪葉娃

葛路莫夫：我能盼望到這樣的幸福嗎？即使所有奧倫比亞的神[●]從天上都下來……

馬瑪葉娃：別激動，我不是來看你的；我是來拜訪你媽的。

葛路莫夫：(自言自語)。她不知道。(高聲地)。她在你來之前，剛出去。

馬瑪葉娃：可惜。

葛路莫夫：(端上一張椅子)。請坐！你來了，真是使我的蓬羅生輝，使我的草房幸福。

馬瑪葉娃：(坐下)。是的，我們是幸福的，但是人家把我們弄成不幸。

葛路莫夫：不幸？你可知道，這是何等的罪過？甚至於要拿什麼使你不痛快，也得要有黑色的靈魂和禽獸的心才能夠做得出。

馬瑪葉娃：要有黑色的靈魂和禽獸的心！對，你倒是說的真話。

葛路莫夫：我沒有黑色的靈魂，也沒有禽獸的心，那就是說……

● 指希臘奧倫比亞山上的諸神。

馬瑞葉娃：什麼叫「那就是說」？

葛路莫夫：那就是說，我並沒有拿什麼使你不痛快。

馬瑞葉娃：你要我相信吧？

葛路莫夫：請你相信！

馬瑞葉娃：好，我們就相信。

葛路莫夫：（自言自語）。她不知道。（高聲地）。我怎麼會使你不痛快！我是一個熱情的、胆小的青年，早就尋找一種寄託，早就尋找女人溫暖的心，因為我的靈魂是一向在孤獨中呻吟的。我懷着跳躍的心，懷着可怕的苦悶去用眼睛尋找那可以容許我做她奴隸的女人。我要喚她做我的女神，把我的全部生命，把我的一切幻想和希望都獻給她。但是因為我貧窮，我微小，所以大家都避開我。我的禱告，我的嘆息都白白地消滅了，熄滅了。但是你在我的面前出現了，我的心比以前跳得更利害了；但是你並不是忍心的美人，你並沒有推開我，你屈尊來垂愛一個不幸的苦難者，你用相愛來溫暖一顆可憐的心，於是我幸福了，幸福了，無限地幸福了！（吻她的手）。

馬瑞葉娃：你要娶親了嗎？

葛路莫夫：怎麼！不……是的……但是！

馬瑞葉娃：你要娶親了嗎？

葛路莫夫：那是，你丈夫要我娶親，但我並不想。我根本沒有這個意思，並且我也不願意。

馬瑞葉娃：不過，他多麼愛你呀！他不管你要不要，他要給你成全好

事！

葛路莫夫：他想要使我為金錢而結婚。我不會老是做一樁窮書記，我已經該做一個獨立自主的人了，應該有點聲望了。他要我好，這是很自然的；不過可惜他理會不了我的感情。

馬瑪葉娃：為金錢？那小姐你不喜歡嗎？

葛路莫夫：當然，不喜歡。難道可以……

馬瑪葉娃：那末你不愛她嗎？

葛路莫夫：我能愛嗎？我要欺騙誰呢？騙她呢還是騙你？

馬瑪葉娃：也許，騙兩個人。

葛路莫夫：你為什麼拿懷疑來使我痛苦呢？不，我看，這應該結束了。

馬瑪葉娃：怎麼結束呢？

葛路莫夫：讓叔叔去生氣，隨他便，我要向他堅決聲明，不願意結婚。

馬瑪葉娃：真的嗎？

葛路莫夫：今天就聲明。

馬瑪葉娃：那好極了。沒有愛情結什麼婚呀！

葛路莫夫：你也能想像得出？你好意思怪我嗎？●

馬瑪葉娃：現在我看到這樣的坦白無私，自然，不好意思怪你了。

葛路莫夫：（熱烈地）。我是你的，是你的，永久是你的。不過，無論對於叔叔，無論是對於什麼別的人，你一個字也不要提；什麼事情都由我自己來辦。否則你要把你自已出賣了的。

馬瑪葉娃：當然，當然。

● 原文是「你不害羞嗎？」，「你好意思嗎？」。

葛路莫夫：你看，什麼叫做害臊！我怕對叔叔直說；我不願意結婚。我只漏出半句話；再說吧，看情形再說，忙什麼呢？你看，結果怎麼樣。我讓人家懷疑我是不受抬舉的。（鈴響）。這是誰呀？怎麼這麼濛巧！^①（走到門跟前）。

馬瑪葉娃：（自言自語）。他欺騙我。這是很明顯的。他想使我安心，好讓我不要切礙他。

葛路莫夫：克列奧派特臘。耳伏夫娜請你到媽的房間去，有人來找我。

（馬瑪葉娃下。高路特文上。）

第三場

葛路莫夫和高路特文

葛路莫夫：（檢視高路特文）。幹麼？

高路特文：第一，沒有這樣招待客人的，第二，我累了，我是靠我兩條腿走到你這裏來的。（坐下）。

葛路莫夫：你要我什麼？

高路特文：小事情。最低限度二十五個魯布；再多——隨你能多少就多少，我是不嫌多的。

① 原文是用「這倒很需要！」，是句反話，意思說：「怎麼這麼濛巧，在偶不需要的時候來了！」

葛路莫夫：噢，原來如此！爲了救窮？誰告訴你我能夠給這樣慷慨地施捨？

高路特文：我不是來求施捨，我是來拿報酬。

葛路莫夫：什麼報酬？

高路特文：我釘你的梢，從旁觀察，搜集消息，把你生活中的行爲，寫了 you 的一篇行傳，附上一張尊照。把你最近的行爲特別描寫得精彩。所以你不妨買我的原稿，否則我就去賣給雜誌了。你看，我討價不大，價錢並不高。

葛路莫夫：你別嚇唬我。你去發表好了！有誰來看你的東西？

高路特文：我並不是討價一千魯布呀。我知道，我並不能夠給你製造大害處；但是，無論如何，這是個不愉快，是個小搗亂。假使這種事情根本沒有，那不是對你更好嗎，所以，你還是付了吧！

葛路莫夫：你知道，你這種行爲叫做什麼？

高路特文：我知道。善於利用機會。

葛路莫夫：這有光彩嗎？

高路特文：我這就不知道了。但是無論如何，一定，總要比寫無頭信要光彩一些。

葛路莫夫：什麼信？你有什麼證據？

高路特文：別來火！還是給的好；我勸你。

葛路莫夫：一個錢也不給！

高路特文：一位有錢的小姐，你快要上手了。她若是看到了，那有什麼好的。她會說：「哎喲！」……別跟我爭吵了，給吧！我也可以有

麵包吃，你也可以安心點，實在的，我討價很便宜。

葛路莫夫：爲什麼要給錢？給了你，恐怕，你嚐到了甜頭，下一次還要來。

高路特文：說實在的。你把我當什麼人看待？

葛路莫夫：（指門）。再見。

高路特文：否則就要吞在下一期了呀。

葛路莫夫：隨便你那一期！

高路特文：我讓五個魯布，錢是小事情。

葛路莫夫：我五個小錢也不給。

高路特文：那就隨你的便了。你沒有香烟嗎？

葛路莫夫：沒有。請你別拿你的訪問來打擾我。

高路特文：馬上。我再稍爲休息一下。

葛路莫夫：是庫爾恰葉夫派你來的嗎？

高路特文：不是的，我和他吵過架了。他也是一個很夠資格的荒唐鬼，和你一樣。

葛路莫夫：噯，夠了。

高路特文：（站起來，看一看門）你那裏面是什麼？

葛路莫夫：怎麼這麼下流！滾！

高路特文：有點好奇。

葛路莫夫：滾，我對你說。

高路特文：（一面下，一面說）。因爲你自己沒有高尚之處，你就不會尊重別人的高尚之處。（走到前門去）。

葛路莫夫：還有這種事情。哼，登就登好了！（厥在高路特文後面）。
高路特文：（從門裏）。只要再說兩句話。（葛路莫夫跟着他走到前面
去，關上門。馬瑪葉娃上）。

第 四 場

馬瑪葉娃（獨自一人），然後葛路莫夫

馬瑪葉娃：一個人也沒有。他到那裏去了？（走到桌子跟前）。這是什麼？他的日記。哎喲，哎喲，多可惡！這是可怕的呀！還說到未婚妻！我本來就知道；他欺騙我！多笨的人呀！哎喲，我的天呀！這是說到我！我難過，我要倒下來了……卑鄙的，卑鄙的人！（拭去眼淚。想了一想）。好主意！他無論如何不會想到是我的。（把日記藏在口袋裏，從桌子跟前走開）。啊，我可以把他栽倒到什麼程度啊！我要看到他的栽倒，我是多麼高興啊！大家都不理睬他，把他當做一個壞東西扔掉他，踢開他的時候，他會像一隻馴服的小綿羊爬到我跟前來。（葛路莫夫上）。

葛路莫夫：這真壞透了！

馬瑪葉娃：誰來看你啦？

葛路莫夫：這種人無論在什麼形式之下是都不能放進來的。寫了一篇罵我的文章，就來要錢，他說，否則就要去發表。

馬瑞葉娃：你說的事情多麼可怕！這也是 bravi 他是誰呀，我倒要知道？

葛路莫夫：你有什麼用？

馬瑞葉娃：爲了將來可以防防他。

葛路莫夫：高路特文。

馬瑞葉娃：他住在那？

葛路莫夫：有時候白天在這兒有時候夜裏在那兒。他的地址可以到雜誌編輯部去打聽。你有什麼用？

馬瑞葉娃：若是有什麼人欺侮我，就可以有報復！女人是沒有別的辦法的；決鬥對於我們是不存在的。

葛路莫夫：你開玩笑？

馬瑞葉娃：當然，我是開玩笑。你給他錢沒有？

葛路莫夫：稍爲給一點。他的價錢是並不大的，不過無論如何總可以安心一點。不管什麼搗亂，都是不好的。

馬瑞葉娃：假使多給他一些呢？

葛路莫夫：誰需要？我沒有敵人。

馬瑞葉娃：那就是說，你安心了。哎呀，可憐的！他把你弄得那麼不開心啊！那末你斷然決然放棄那小姐了嗎？

葛路莫夫：斷然決然。

馬瑞葉娃：你可知道，你使你自己損失了什麼？

葛路莫夫：錢。我能拿金錢換得到天堂嗎？

◎ 原文：「聖人」、「編者來！」

馬瑪葉娃：有多少錢呀，有二十萬呢。

葛路莫夫：我知道。

馬瑪葉娃：誰肯這樣做啊！

葛路莫夫：真正戀愛的人。

馬瑪葉娃：這是不會有的事情。

葛路莫夫：有這樣事的，可以給你證明。

馬瑪葉娃：你是英雄！你是英雄！你的名字要寫進歷史。來到我的懷抱吧！（擁抱他）。噯，再見吧，我的心！我今天晚上等你。（下）。

第五場

葛路莫夫：（獨自一人）啊，就像一座山卸下了肩膀！現在該到未婚妻那裏去了。（拿帽子，對鏡端詳）。自然，這都是小事；但是事情有些冒險性的時候，總是什麼都害怕。實在說，我對於這位未婚妻，主要是對於這筆陪嫁費，本來我是毫無興趣的。完全都是一股子勁搗出來的。就像那座宮殿，沒有基礎，掛在半空中一樣。這一切隨時都可能破裂，化為灰塵。自己不知不覺的會害怕，會小心。不過，現在我沒有什麼怕的了！已經把馬瑪葉娃騙好了。高路特文的錢也付過了。現在已經把什麼都安排好了。（拉起調子唱了起來）。什麼都安排好了，什麼都安排好了。我已經把這些麻煩事情一掃而光。帽子、手套……手套呢，手套呢？啊，在這裏。（走到桌子

眼前)。這一個口袋裏是皮夾子，這一個口袋裏是日記本。（眼睛不看，用手在桌子上瞎摸，拿另一隻手放進後面的口袋裏）。手絹在這裏。（向桌子轉個身來）。怎麼一回事？在什麼地方？（開抽屜）。我把它塞到什麼地方去了？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又來一件糟糕事情！不會的，不可能的！我把它放在這裏的。我剛才還看見的。哎喲！……弄到什麼地方去了？不行，不行……（默默地站着）。倒了，什麼都倒了？……我也洋倒了，摔到很深很深的鴻溝裏去了。我為什麼寫日記呢？有什麼豐功偉績，要寫到日記裏去呢？拿又笨又孩子氣的壞主意來尋開心。既然是做這種事情，那末也沒有什麼可以記下來的！你看，現在要拿去給大家看了壞蛋自己親自寫的手記！我為什麼要自己罵自己呢？人家還要罵我呢，大家都要罵。是誰拿去的？是他呢還是她？假使是他，我可以收買；他有錢就行；還不太糟糕。假使是她？那就只有拿話好好去騙了。女人的心是軟的。軟雖然是軟啊；可是，假使把一個女人得罪到痛癢的地方，那就世界上沒有什麼再比女人更狠毒的了。真可怕。女人報復起來是可怕的，她會想出一種男人怎麼也想不出的毒辣手段。嗚，已經毫無辦法了！一動也不動更壞。我就去一直鑽進獵狗的喉嚨吧。（下）。

第五幕

別墅裏的一個大平台，正對是花園，兩旁是門。

第一場

庫爾恰葉夫和瑪憲卡（從客廳裏出來）

庫爾恰葉夫：這些事情怎麼進行得這麼快。

瑪憲卡：連我自己也不明白。這也許是最巧妙的陰謀，也許是……

庫爾恰葉夫：你想是什麼？

瑪憲卡：我什麼也不想；我簡直想都不能想了。

庫爾恰葉夫：我早就認識他，並沒有發覺他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似乎是一個好人。

瑪憲卡：他變成一個無法抵抗的人。大家都擁護他。所有認識的姑姑嬸嬸都一開口就介紹他，吃閒飯的女客每天夜裏夢見他，她們用紙牌起卦，——起出來的又是他，算命的是指他，巡禮的又是指他；最後，還有嬸母幾乎把他當衆人看待的那個馬竊法，從來也沒有見過他，也會描摹出他的形狀，並且預言我們什麼時候會看到他。還能

有什麼反對的意見呢？我的命運握在孀母的手裏，而她呢，完全被他迷住了。

庫爾恰葉夫：那就是說，他們要把你嫁給他，把錢送給他，——好人得賞，壞人受罰。你既然沒有反對的意見，關於我當然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應該默默地走開。若是跟別人，我還和他吵吵架，可是在好人面前，我只有退讓；我從來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瑪憲卡：別說！他們來了。

（屠魯西娜和葛路莫夫上）。

第二場

同上的人，屠魯西娜和葛路莫夫。屠魯西娜坐在安樂椅上。葛路莫夫站立在左面，拿一隻手放在椅背上。庫爾恰葉夫用最恭敬的姿勢站在右面，稍為有些垂頭。瑪憲卡在桌子跟前繙書。

葛路莫夫：當我覺得被呼召去過家庭生活的時候，我是用嚴肅的眼光看這種事情的。爲了獲得金錢而結婚，這是不合我的做人之道的，——這就變成了做買賣，而不是結婚，——結婚是神聖的制度！戀愛結婚……但是愛情是一種暫時的，肉慾的感情！我明白，對於選擇終身的伴侶，爲了婚姻堅固可靠，應該有一種特別的、命定的態度。我喜愛找一點溫和柔順的女子的心，用永久不斷的繩子把它和

我自己的心聯結起來；我是說：命運啊，你把這顆心指點給我，我服從你的吩咐。我對你承認，我等候着一種奇蹟！世界上有很多奇蹟，不過我們不願意注意它就是了。

屠魯茜娜：我也說這個話，但是並不是大家都相信。（看一眼庫爾恰萊夫，庫爾恰萊夫用右腕撞一下後腰，鞠一個躬）。

葛路莫夫：我等候奇蹟，居然等到了奇蹟。

屠魯茜娜：你說呀！等到了。這是非常有意思的。

葛路莫夫：我去看一個熱心敬拜上帝的女人。

庫爾恰萊夫：是去看馬竊法嗎？

葛路莫夫：不是的，是去看另外一個。我不認識馬竊法。我剛一進去，還沒有來得及說一個字，她，甚至於沒有看我的臉，——她是背朝我坐着的，——便說道：『你不是找未婚妻嗎，她們也在找你。你去，閉着眼睛，自會找到。』我說：『到什麼地方去？請你指點。』她說：『你走進你一次也沒有去過的第一家不認識的人家，就在那地方找，那地方的人是知道你的！』你知道，我起初覺得奇怪，並且不十分相信。她這是早上對我說的，——晚上叔叔便領我到你家來。這裏果然有位小姐，這裏果然都知道我。

屠魯茜娜：是的，奇蹟很多，但是被選中行奇蹟的人却很少……

庫爾恰萊夫：我們也有過這樣的事情，我們駐紮在小俄羅斯^①的時候，一個猶太人發生一件事……

屠魯茜娜：你還是到花園裏去散散步吧。

① 就是現在的烏克蘭。

〔庫爾恰葉夫用右腳點一敲，鞠了一個躬。〕

葛路莫夫：這是前世註定，還不很清楚嗎？我甚至於還沒有來得及好好地探聽一下我未婚妻的感情呢……（對瑪憲卡）。對不住，瑪憲卡！單是她的同意我就心滿意足了。

屠魯茜娜：其他什麼也用不着了。

葛路莫夫：也許我並不十分被人喜歡，假使是這樣的話，那末，以後自然會喜歡我的。這樣的婚姻應該是幸福的、美好的。

庫爾恰葉夫：一定。

葛路莫夫：這件婚事並沒有人力的勉強，因此也不會有錯誤。

屠魯茜娜：這才是道理！你看，應該跟誰學習怎樣生活。

〔葛利高利上。〕

葛利高利：高羅杜林到。

屠魯茜娜：我去穿得暖和些，這裏涼起來了。（下）。

瑪憲卡：（對庫爾恰葉夫）。我們到花園裏去。（兩人同往花園裏去。

高羅杜林上）。

第三場

葛路莫夫和高羅杜林

高羅杜林：你好！你可以拿多少錢？

葛路莫夫：大概是二十萬。

高羅杜林：你還是怎麼進行的？

葛路莫夫：不是你自己給我介紹的嗎——屠魯茜娜告訴過我。

高羅杜林：什麼時候？對了，對了，我記得。可是你怎麼跟屠魯茜娜把關係打好的呢，你不是一個自由思想者嗎？

葛路莫夫：我不跟她爭辯。

高羅杜林：她假使說些荒謬的話呢？

葛路莫夫：改正她是不可能的。爲什麼白費氣力呢？

高羅杜林：哦，原來你是這個樣子！這很好。你現在要有財產了。我給你到俱樂部去報名。

葛路莫夫：（低聲地）。克魯季茨基的條陳這兩天就要印出來了。

高羅杜林：難道？把他好好地幹一下子才行！

葛路莫夫：這很容易。

高羅杜林：有你的才能，自然不難。不過你不方便，你還是一個很年輕的人，可能損害到自己。應該護衛着你。你去寫下來，而我呢，義不容辭，就犧牲自己，說是我自己的意見。應該把他們這些老傢伙好好地幹一下。

葛路莫夫：應該，應該。你只要看看，他們盡是寫些什麼東西！

高羅杜林：應該取笑取笑他們。我倒想自己來弄，但是沒有功夫。你的幸福，我很慶幸。向你道喜。我們需要像這樣的人，需要，需要。否則，應該向你承認，就覺得缺少些什麼了。做事的人有，但是會說話的人沒有，老頭子們會出其不意地攻擊人。真是很精。在年輕

人裏面，是有聰明的人的，但是太年輕了，他們沒法插進去說話，因為人家不肯跟他們說話。合唱隊雖然有，但是沒有領頭唱的人。你去領頭唱，我們去給你幫腔。瑪憲卡呢？

葛路莫夫：那兒，在花園裏散步。

高羅杜林：我去跟她閒擦擦。（走到花園裏去）。

葛路莫夫：（向他的後影）我馬上來擁上你。好像，馬瑪葉夫兩口子來了。我的花槍要得多好，她非但同意了我的婚事，並且自己還來了。這倒虧她的好意了。

（馬瑪葉娃上。）

第 四 場

葛路莫夫和馬瑪葉娃

馬瑪葉娃：怎麼樣，找到啦？

葛路莫夫：沒有。高路特文賭神罰咒地，說沒有拿。甚至於眼睛上的眼淚都急出來了。他說，我寧可一塊麵包也沒有吃，這樣缺德的事情是決不做的。

馬瑪葉娃：那末是誰拿的呢？是不知不覺丟了吧。

葛路莫夫：簡直不能想像。

馬瑪葉娃：若是什麼人檢到了也就扔了。

葛路莫夫：扔了就好了。

馬瑪葉娃：你怕什麼呀。難道那裏面有什麼要緊的嗎？

葛路莫夫：沒有什麼特別的！心意的流露，愛情的點滴，熱情的奔放，幾首短詩，寫寫情眼，吟吟蜚短。一切都是私底下寫下來的，落到別人手裏去看，很難為情。

馬瑪葉娃：那末你的日記裏只寫寫眼睛和鬍鬚嗎？噯，你別着急，誰都不會加以注意的。這樣的日記是無其數的。你怎麼一個人待在這裏？你的未婚妻呢？

葛路莫夫：和年輕人在花園裏散步。這便是給你的證據，我並不是爲了愛情而結婚的。我需要錢，需要社會上的地位。我不能一直做可愛的青年，我也應該做一個可愛的丈夫了。你看，我將成爲一個多麼能幹的人，我將駕馭何等樣的駿馬。現在沒有人注意我，等到那時候，人家都會突然說起來：呀，出現了一個多麼漂亮的人物！我簡直好像是從美國來的。大家都要羨慕我。

馬瑪葉娃：於我何干？

葛路莫夫：因爲我是你的。

馬瑪葉娃：好的，假使可以拿錢而不娶妻，那末你倒可以有一個年輕的太太。

葛路莫夫：這是並不妨礙的。我向那位小姐求婚，口袋是獨備放錢的，心是留給你的。

馬瑪葉娃：你是一個危險的人物，聽你說說，聽你說說，看吧，就要相信你了。

葛路莫夫：我快要騎着何等樣的千里馬來看你啊！

馬瑪業娃：騎了來吧，騎了來吧。現在你先去看看未婚妻，離開她是不好的。假使你不喜歡她，你即使爲了做做樣子，爲了禮節，就對她好一些吧。

葛路莫夫：是你自己派我去的啊。

馬瑪業娃：去吧，去吧。（葛路莫夫下）。看他多得意！等一等，我的朋友，你想高興，太早了！

（庫爾恰葉夫上。）

第五場

馬瑪業娃和庫爾恰葉夫

馬瑪業娃：你上那兒去？

庫爾恰葉夫：回家。

馬瑪業娃：回家，這樣憂傷的樣子？請你等一會，——我猜得出。（庫爾恰葉夫鞠躬）。請你等一會，我對你講。（庫爾恰葉夫鞠躬）。哎喲，多討厭！等一等，我對你說。我有話跟你說。（庫爾恰葉夫鞠躬，站下來）。你在戀愛着嗎？（庫爾恰葉夫鞠躬，想要走）。你一點也不知道嗎？

庫爾恰葉夫：請你讓我走開吧。

馬瑪葉娃：我回家還早，一個人，你送我回去。（庫爾恰葉夫鞠躬）。

你爲什麼老是不作聲？你聽我說：你要對我坦白；我拿繼母的身份來命令你。你在戀愛，我知道。她愛你嗎？噯！（庫爾恰葉夫鞠躬）。我相信，她是愛你的。別失望。什麼意外的事情都是常有的。

庫爾恰葉夫：在任何別的情形之下，我可以……

馬瑪葉娃：這裏有什麼不可以呢？

庫爾恰葉夫：屠魯西娜提出這樣的條件……

馬瑪葉娃：什麼條件？

庫爾恰葉夫：我怎麼也沒有料到這一手。而且，這是和我的職務不相稱的。

馬瑪葉娃：怎麼不相稱？

庫爾恰葉夫：在教育方面我也沒有受過這樣的訓練。

馬瑪葉娃：我不明白你的話。

庫爾恰葉夫：屠魯西娜要給她姪女找一個……

馬瑪葉娃：什麼呢？

庫爾恰葉夫：我能料到這一手嗎？這是難得有的事情……

馬瑪葉娃：是什麼，是什麼？

庫爾恰葉夫：我從來沒有聽見過……

馬瑪葉娃：你好好地說明呀。

庫爾恰葉夫：她要找一個有德行的人。

馬瑪葉娃：那有什麼呢？

庫爾恰葉夫：我什麼德行也沒有。

馬瑪葉娃：怎麼一點也沒有？怎麼，你只有缺德嗎？

庫爾恰葉夫：我連缺德也沒有，我不過是一個普通人。要找一個有德行的人是很難的。噯，要不是葛路莫夫，她到什麼地方去找呢？全莫斯科只有他一個人。他發生奇蹟，他並且看到異象。噯，請問你看，對於任何人都能要求這種事情嗎？

馬瑪葉娃：等一等，等一等！也許，沒有德行還更好一些，因為也可以沒有缺德。

（瑪憲卡由花園上。）

第六場

馬瑪葉娃、庫爾恰葉夫、瑪憲卡；然後是隔魯西娜、馬瑪葉夫
和克魯季茨基

馬瑪葉娃：恭喜你！你一天比一天更漂亮了。對於你的喜訊我很高興。

瑪憲卡：葛路莫夫先生是有這樣多的好品質，我簡直覺得害怕，我並不認為我自己是配得上這樣丈夫的。

馬瑪葉娃：若不是在你們家裏，還到什麼地方去找德行呢？你可以從你孀母那裏得到教訓，得到榜樣。

瑪憲卡：我很感激她！做一個有德行的女子，確實很不錯，但是在一切

德行之中我能夠自誇的只有一個聽話的德行。（屠魯茜娜、馬瑪葉夫和克魯季茨基上）。

馬瑪葉夫：（對克魯季茨基）。在原則上我同意你的意見，但是在細則方面，並不同意。

克魯季茨基：那可爲什麼呢？

馬瑪葉夫：爲什麼一定是悲劇，爲什麼不是喜劇呢？

克魯季茨基：因爲喜劇是描寫下等東西的，而悲劇是描寫上等東西的，我們所需要的正是上等的東西。

馬瑪葉夫：可是，對不住！我們來把這個東西從各方面細細觀看一下。
（兩人走往舞台深處）。

屠魯茜娜：（對馬瑪葉娃）。現在人們都通行什麼也不「相信」，這是時髦；你只聽見說：你爲什麼讓馬赫法進門啊，她是一個女騙子呀。所以我請「不相信」各位先生們來看看，她究竟是什麼樣的女騙子。我爲她高興；她現在很出鋒頭，並且做了很大的生意。奎莫斯科應該感謝我，因爲我找到了這樣的女人；在這一點上，我給莫斯科盡了很多力量。

馬瑪葉娃：你的新女婿呢？我怎麼不看見他。

屠魯茜娜：瑪憲卡，葛路莫夫呢？

瑪憲卡：他和高羅杜林在花園裏。

屠魯茜娜：經過我所有的朋友介紹，並且爲了某些其他原因，我已經料到，會遇到一位模範青年。但是在我和葛路莫夫更接近地認識之後，我立刻看出，他甚至超過我的一切指望。

馬瑞葉夫：（走近）。誰超過一切指望？

屠魯薇娜：你的侄子。

馬瑞葉夫：我知道，爲了他，你要感謝我。我知道，誰需要什麼，我知道。所以我不把別的小姐做媒給他，一直就來找你。

屠魯薇娜：你不來，那你就罪過了；你知道，我是孤苦伶仃的。

克魯季茨基：是的，葛路茨夫前程遠大。

馬瑞葉夫：自然，要靠我們的幫助。

（葛利高利上。）

屠魯薇娜：我爲什麼會有這樣福氣？難道是爲了我的……（對葛利高利）。你要什麼？難道是爲了我行的善事！（從人遞上一隻信封）。

這是什麼？（拆開信）。一份什麼亂紙！一定不是給我的。

馬瑞葉夫：（拿信封）。不，是給你的。你看，地址。

屠魯薇娜：這一定是弄錯了。誰送來的？

葛利高利：信差。

屠魯薇娜：信差在那兒？

葛利高利：他早走了。

馬瑞葉夫：你到這裏來。我來給你看看，請給你聽。（把信封拿去，從裏面拿出一份印好的紙）。第一，是報，但是又不像報，只是報紙裏的一張紙，一篇文章。

屠魯薇娜：這並不是從報館裏寄來的呀？

馬瑞葉夫：不，是一位什麼朋友寄來的。

屠魯薇娜：報上登些什麼？

馬瑪葉夫：這就來看。文章的題目叫做：「登壇術」。

屠魯茜娜：這和我們沒有關係。扔了吧。

馬瑪葉夫：爲什麼呢？應該看看。還有一張照片，下面註明：「難得的佳婿」。呀，呀，呀！這是葛路莫夫呀！

馬瑪葉娃：拿到這裏來看看，這個有趣。（馬瑪葉夫把報紙遞給她）。

屠魯茜娜：這大概是什麼卑鄙的陰謀；他，大概，有很多敵人。（馬瑪葉夫斜視地向庫爾恰萊夫看了一眼）：

庫爾恰萊夫：你是不是懷疑我？我對於繪畫並不是專家，我只會畫你。

馬瑪葉夫：（嚴厲地）。是的，是的，我知道。

馬瑪葉娃：那一位寫這篇文章的人，一定很熟悉葛路莫夫：他生活中一切最細小的細節，這裏都有，假使這不是捏造的話。

馬瑪葉夫：（從信封裏摸出一本簿子）。啊，還有些東西。

克魯季茨基：這是他的手跡，我看過他的手跡。是他的，他的！你們要什麼，我就拿什麼來打賭。

馬瑪葉夫：是的，這是他的手跡，這是另外一個人寫的學子爲證明文章中寫的一切都是真的，特附上這本日記」。我們看什麼——看文章呢，還是看日記？

克魯季茨基：還是看真蹟好。

馬瑪葉夫：我們從摺着的那一頁讀起。這是一張賬單。「付馬羅洪二十五魯布，他還要二十五魯布……這個十足的傻女人，還說預言呢！我把她教了又教，好容易才把事情安排好。已經給她送了一瓶羅姆甜酒去。在我家裏給了她十五魯布……很不愉快，笨人竟做起這樣

好利息的行業來！偶很想知道，她跟屠魯茜娜拿多少錢？以後問！屠魯茜娜的兩個吃閒飯的女客，爲了用紙牌算卦，爲了說夢，說每天夢見我，每人給七個半魯布，每人給一個銀鼻烟瓶，兩個共計十魯布。」

屠魯茜娜：（嘆氣）。「全都趕出去，全都趕出去。做惡人有罪過，做好人是傻瓜！之後怎麼生活呢？」

馬瑪葉娃：你別怨，不是你一個人被騙。

馬瑪葉夫：「寫給屠魯茜娜的三封無頭信十五戈比……」

瑪蓮卡：哦，你看，那來的信，*ma tante*！

屠魯茜娜：我明白了，我的朋友。原諒我。我把安排你命運的事情拉到我自己身上，這事我辦得很不對；我明白了，這既不是我的腦經能行，也不是我的力量所及。你要怎樣就怎樣安排你自己吧，我不來攔攔你了。

瑪蓮卡：（低聲地）。我已經選擇好了，*ma tante*。

屠魯茜娜：那就好極了。對於他，你是不會受騙的，因爲他並不先誇什麼口。（庫爾恰葉夫鞠躬）。這些個吃閒飯的女客我一定要趕她們走。

克魯季茨基：還收留別人進來嗎？

屠魯茜娜：我不知道。

馬瑪葉夫：再唸下去嗎？

屠魯茜娜：現在你就再唸下去吧，反正都是一樣了。

馬瑪葉夫：「馬瑪葉夫的僕人，因爲他用騙把自己的老爺引到我家來，

利用他熱心找房子的弱點，——給我的這位恩人三魯布。我覺得是太少了一點。』以下是和我的談話，一點趣味也沒有。初次拜訪克魯季茨基。『羅斯神啊！我們來讚揚英明的大丈夫和他的計劃吧。簡直無法把你充分讚美，年邁的老人！告訴我們，告訴全世界，你用什麼巧妙方法，你活到六十歲的年紀，還把六歲小孩的思想保持得原封不動？』

克魯季茨基：噯，夠了！這是漫罵……誰愛聽？……

第七場

同上的人和高羅杜林，然後是葛路莫夫

馬瑞葉夫：（沒有注意到高羅杜林）。請注意，這裏我看到幾句關於高羅杜林的話。『在一次很笨地爭論賽馬的馬的時候，有一位先生稱呼高羅杜林是自由主義者；他對於這個稱呼是這樣高興，他簡直在全莫斯科奔走了三天，告訴大家說，他是自由主義者。所以現在他就算是自由主義者了。』不是很像嗎！

克魯季茨基：很像！寫你自己的那段，你唸唸看，寫得像不像？

高羅杜林：你們認為像嗎？

馬瑞葉夫：啊，高羅杜林，我沒有看見你來，你來看看看，這裏把我們寫成個什麼樣子。

高羅杜林：這位現代的尤維那爾^①是誰？

馬瑪葉夫：我的侄子，葛路莫夫。

屠魯西那：高羅杜林，把這份手稿去還給原作者，並且請他不動聲色地離開。

（葛路莫夫上，高羅杜林拿日記恭敬地遞給他。）

葛路莫夫：（接日記）。為什麼要不動聲色？我不預備解釋，也不預備辯護。我只是要告訴你們，把我從你們的社會裏推出去，你們很快就會自己惋惜的。

克魯季茨基：閣下，我們的社會是誠實的人組成的。

大家：是的，是的，是的。

葛路莫夫：（對克魯季茨基）。可是你自己，大人，你猜出，我不是誠實的人嗎？也許，在我動手給你修改你條陳的時候，你靠你的聰明的腦經，已經知道我不誠實了吧？因為有一位有學問的人來做這工作嗎？還是因為我在你辦公室裏奴隸似地讚美你最野蠻的句子和農奴式地在你面前打躬作揖，你就看出我不是誠實了呢？不，你那時是預備吻我的。假使這本不幸的日記不落到你的手裏，你還要長久地、長久地、一直把我當做誠實的人呢。

克魯季茨基：那當然，但是……

葛路莫夫：（對馬瑪葉夫）。叔叔，你也是自己猜着了，是嗎？你不是那時候教我去奉承克魯季茨基？……你那時不是教我追求你的妻

^① 尤維那爾(Д. Ю. Ювенал, 約60—140), 羅馬詩人、諷刺家。他的五本著作, 極深刻地描寫了羅馬時代統治階級的荒淫無恥的生活。

子，爲了使她不被別的追求的人所迷住，我不是還推推搡搡，婉言拒絕，說我不會，說我摸不開嗎？你看出，我是假裝，但是你很高興，因爲我給你教導我聰明能幹的機會。我早就比你聰明，你這是知道的，在我假裝傻瓜並且我向你求教的時候，你就高高興興地，並且預備賭咒，說我是最誠實的人。

馬瑪葉夫：噯，我跟你算什麼賬呢，——我們是自己人。

葛路莫夫：對你，屠魯青娜，我確實是欺騙的，在你面前，我是有罪的，其實，也並不是在你面前，而是在瑪憲卡面前，我是有罪的。對你，我是不惜欺騙的。你隨便從街上叫來一個半醉的鄉下女人，就聽從她的話，給自己的侄女挑選丈夫。你的馬基法，她認識誰，她能叫出誰的名字？自然，誰給她錢多，她就叫出誰的名字。還算好，幸虧是我，若是馬基法拿隨便什麼流犯給你做媒，你也會把侄女嫁給他的。

屠魯青娜：我知道一樁事情，世間沒有真理，我一天比一天更加相信這一點了。

葛路莫夫：噯，你呢，高羅杜林？

高羅杜林：我一句話也沒有。你是了不起的男子！我給你握手。你說到我們的一切，不，說到我的一切，——關於別的人，我不知道，——是完全真的。

葛路莫夫：諸位，你們是需要我的。你們沒有像我這樣的人，是不能生活的。不是我，也會有別的人來。還有比我更壞的人，你們會說：哎喲，這個人比葛路莫夫更壞，葛路莫夫總算還是一個漂亮小夥

子。（對克魯季茨基）。你，大人，在社會上，是一位所謂交際人物；但是，在書房裏，和你面面相覷的時候，一個青年打立正地站着，你每說一句話，他總謙恭卑下地說聲是，你的四肢五體不是洋溢着心滿意足嗎。你不肯照顧一個真正誠實的人，爲了一個不誠實的人，你却沒頭沒腦地去東奔西走。

克魯季茨基：你把我們的寬大太濫用了。

葛路莫夫：對不住，大人！（對馬瑪葉夫）。叔叔，你也是需要我的。甚至於僕人無論給多少錢都不肯聽你的擺佈，可是我却免費地聽話。

馬瑪葉夫：別說了！假使你不明白的話，我的親愛的，那末我實在告訴你，再在這裏待下去，就對你不起了……

葛路莫夫：我明白。高羅杜林，你也需要我。

高羅杜林：需要，需要。

葛路莫夫：把聰明的句子借給你去演說……

高羅杜林：借聰明的句子去演說。

葛路莫夫：並且一同寫批評文章。

高羅杜林：並且一同寫批評文章。

葛路莫夫：嬌母，你也是需要的。

馬瑪葉夫：我並不爭論，我也沒有什麼責備你。

克魯季茨基：（對馬瑪葉夫）。你知道，我一下子就把他看出來了……

馬瑪葉夫：（對克魯季茨基）我也是一下子。眼睛裏有些什麼異樣。

葛路莫夫：你們什麼也沒有看出來。是我的日記使你們發火。日記是怎

麼到你們手的，我不知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但是，諸位，你們要知道，現在我是在你們中間，在你們社會裏，——只有在我寫這日記的時候，我才是誠實的。無論什麼誠實的人，都不能夠不對你們這樣。你們激起了我的全部憤恨。在我的日記裏，有什麼使你們難堪的？在日記裏你們找到什麼新鮮玩意沒有？你們自己也經常互相說人壞話，不過不是當着面說罷了。假使我把描寫別人的話，分別地讀給你們聽，你們會給我鼓掌的。誰有權惱怒、發怒、憤怒、狂怒，那這有我。我不知道，是誰偷了我的日記，但是總是你們誠實人中間的什麼人。你們打破了我的一切：奪去了我的金錢，奪去了我的名譽，你們攔我走，你們以為，這樣就算了，一切事就情完了。你們以為，我會原諒你們嗎。不，諸位，你們會傷心的。再見吧。（下。沉默）。

克魯季茨基：諸位，無論怎麼說，他究竟是一個能辦事的人。懲罰他是應該的；但是，我以為，過些時候可以再親近親近他。

高羅杜林：一定。

馬瑪葉夫：我同意。

馬瑪葉娃：這由我來負責辦理好了。